

留  
西  
外  
史

春  
隨

C. F. E. SOU

GRAN  
BAR





## 第一章 印度洋中

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有一天正是秋末冬初的時候，萬頃黑波的印度洋中，浮着一輪殷紅的落日。幾片舒卷自由的白雲，被陽光逼着，登時變成好像幾千百條火龍在空中飛舞，倒影照入海中，又如幾萬頰色鯉魚在水中游泳。沉沉如死的黑水，變成血海一般。那千古不變，澎湃洶湧的濤聲，和那起伏不定，以不平爲平的波浪之中，有一陣好像微風輕輕掠過似的音樂聲音，在水面飄盪。一艘從中華民國駛往歐洲的輪船，鼓着萬鈞之力直向前行，浪花四濺，驚得那些伏在水裏的飛魚，一羣一羣像麻雀般四向飛竄。那個船在法蘭西郵船公司要算是來往東方數一數二的巨艦，巍巍如一座鐵山似的。然而在這吞天海水之

中看去，彷彿如同一片黃葉浮在江中一般。船樓上大廳裏面，粉香酒氣，笑語喧譁，擠滿了一廳的人在那裏跳舞。這一陣音樂之聲，正是從那裏面發出來的。這是頭等艙客人，和船上高等職員的勢力範圍。其中多半是西方仕女，只有一張靠窗的棹子，圍坐了好些長長短短肥肥瘦瘦的中國女子，都是一律中國裝束，短衫長裙；內中獨有一位是純粹巴黎時式打扮，年紀約有三四十來歲，壯大肥胖，聲音洪亮，滿嘴法國話到處酬酢，却是資格最老的留學生，在外國住了十幾年，他的青春歲月大半都送在那錦繡乾坤繁華世界的巴黎地方的，周美靈女士。其餘那些都是初次放洋的青年學生。原來自從中華民國革了大清帝國的命以來，那西方的新思想，風起雲擁席卷而來；加之歐戰初停，正義人道的聲音，一陣一陣的把那些青年學子灌得



如醉如痴。國內又是年年打仗，政府官僚無惡不作，固然到處民不聊生，學堂裏面也就弄得生不聊學，那個不想離開這個慘淡黑暗的家鄉，到那西方極樂世界去走一趟，人人皆負抱非凡，個個都有彌天志願，預備將來歸國，整齊刷新，各有各的一番貢獻。只是歐西生活程度比較中國要高幾倍，從前僅有一些官費學生和那富家子弟能夠去得，沒有錢的寒士徒然望洋興歎罷了。現在却不盡然，自歐洲大戰以來，外國錢價一落千丈，單說法國佛郎戰前每塊中國錢只可換得兩三個，如今却能換十幾個。至於德國的馬克更不消說了。物價雖則比前漲高，然而總跟不上錢價的低落。民國元年，有李蔡吳諸君提倡發起一個留法儉學會，說是每人每年只要有六百塊錢便可足用。如今又有一個應運而生的勤工儉學會，也是他們諸位發起的。說是半

工半讀，以做工儲蓄下來的錢去讀書，也不用每年去籌措那六百塊錢，只要有盤費便可放膽前去。並且和法國郵船公司交涉妥當，如果是由儉學會，或勤工儉學會介紹去的，四等艙位，每人只須一百元。一到了馬賽上岸的時候，就有法華教育會派人前來招待，指引一切。若是勤工的，法華教育會可以替他尋找工作位置。所以近幾年來幾於每次由上海開往馬賽的郵船都有大批中國學生，多的時候有一兩百人，少的也有數十人，這一次船上，四等艙裏約有一百幾十人。船上本來沒有什麼四等艙，現在所謂四等艙的，就是將貨艙騰空，擺了幾十張書架式的層床，這都是些男子們住的。至於女學生們，據說也只要百把塊錢，便可以乘三等艙位。這一次二三等裏面的女子約百十幾位。方纔所說的那個華燈百枝，音樂聲喧的廳子裏，照例是

不許二三等客人越雷池一步的，但是對於中國女學生們另眼相看，格外通融，可以隨意出入。加之內中有一大半因為周女士是他們的保護者；周女士乘的是頭等艙，他們也就可以隨着周女士一處行坐。兼之未曾學過法文，就是有幾個略略曉得一點，也是臨出國時初學的，所以全憑周女士指引一切。原來周女士從前在歐洲有幾位同學，是民黨中人。自民國以來，風雲際會乘時崛起。在西南幾省裏，有的手握兵符，盤據要地，有的身居高位，歷任優差，有當議員的，有做政客的，昔年彎腰曲背在巴黎街上搖擺的黃面書生，現在卻是面團團的坐着拱樑大轎，（轎槓彎曲如弓形謂之拱樑大轎西南各處如四川皆有之乘者多達官闊人）馬弁護兵，前呼後擁。西南幾省雖在邊遠地方，然而新思想的潮流如火燎原，如水就下一般，不怕你窮鄉僻

壞，凡是青年學子，差不多沒有不醉心鼓舞的，有錢的固然不必說，沒有錢的雖不能出洋，也要千方百計的打算千里負笈到北京，或是上海等處走一趟。男子們是如此，女子們也是如此。這幾位坐拱槓大轎的老官，現在縱然是焚一場之烏烟，又八圈之麻雀，到底本來是留學生出身，又是以新人物自居的，自己的兒女要出洋看看世界，好在腰纏百萬，有何不可，只是女孩兒孤身萬里的，究竟有些放心不下。恰好這位周女士東歸重復西渡，他們本來是老朋友，於是大家都乘此機會，把各人的女兒，媳婦，拜託他照應保護。這些小姐少奶奶們，在船上女生中却佔了大半數。其餘的那些，有的是因爲周女士是熟習外國情形的人，又是提倡女子儉學者，特爲要和他同船，也是圖個照應方便。還有幾個是在船上不期而遇的。如今且說大廳裏

面音樂洋洋，履聲踏踏，坐在裏面的人正在吃，喝，看跳舞。靠周女士棹子附近的窗子外彷彿有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周女士留神看了一下，向外邊做了一個手勢，笑喊道：孫先生！請進來，坐一坐，不要緊的，停了一會，只見一位身穿白帆布衣褲，瘦白臉，鸚哥鼻子的中國少年走進來，架着一副黑鋼絲邊藍玻璃眼鏡，蓬蓬鬆鬆的長頭髮，一直披到肩上。周女士忙叫細仔拿一個酒杯來，一面請他坐下。笑道：我覺得有一個人在窗子外面，其實並沒有看清是誰，但是曉得一定是你，果然一猜就猜着了。不巧的很！楊小姐方纔走了。細仔拿了一個杯子來，周女士接着，滿斟了一杯香檳酒送過去。接連笑道：他不在房間裏嗎？孫先生低着頭，低聲說：不會喝酒！不會喝酒！周女士道：隨便喝幾口不要緊的。到法國去的人不學會喝

酒，那就未免有些辜負了。你們北方人，差不多都能夠喝幾杯的……坐在旁邊的劉玉清小姐插口道：楊先生的酒量好得很：周女士笑道：哦！你說楊小姐嗎？那個自然何用說，他那一樣不好，人又聰明，口齒又靈俐，從前我在外國的時候，看見中國的報紙上，常常有他的名子。及至回國到北京，有一次在什麼……地方，聽見他的演說。說着將頭歪了一歪，想了一會道：記不起是在什麼地方了！大約是開什麼會的時候吧。聽見他一口天津話，字字清楚，爽快極了，實在佩服之至。你好看笑不好笑，現在我道記心壞得不成樣子，待一會問問楊小姐，我們初次是在什麼地方遇見的，也許他還記得。其實却也難怪，我這一次回國的時候，自從到上海上岸起，一直鬧到動身上船為止，沒有一天空閒的，不是開什麼會，便是請演講。弄得

人家七顛八倒，把頭都弄痛了，連正經事也沒工夫去做。現在在船上，你看多麼自在，只恐怕一到了巴黎，就沒有這樣清閑了。我想離開巴黎，搬到鄉下去住幾天，好好的休息休息。說罷又長歎了一聲道：只怕未見得有這樣的清福呢。停了好一會工夫，周女士見孫先生一言不發，隨手拿一支烟捲遞過去道：抽烟嗎？孫先生似站非站的，將身子微微動了一動道：不會！不會！周女士將烟含在嘴內。劉玉清小姐早擦燃一根洋火湊將過去，周女士將烟一口一口慢慢的吸着，兩眼朝窗外出神。孫先生道：周小姐，今天沒有跳舞嗎？周女士望着窗外好像看見什麼似的，正待回身和同棹的女生們說話，忽聽孫先生問他，遂匆匆的答道：孫先生高興跳舞嗎？說時轉過臉來，用手指着窗外，低聲向和他坐得較近的幾個女士道：你們看！那不是楊

小姐嗎？還有兩個是誰？我看不清楚。有一位女士答道：是楊先生和李小姐，那一個却看不清楚，背影倒很像婉貞姐。劉小姐道：像却有些像，只是婉貞姐今天穿的是藍衣，不是白衣。周女士將眉緊縐了幾下，又隨即將手中的半支烟攔在盛烟灰的碟子上，拿出一方手巾掩着嘴咳了幾聲，一面轉着眼睛將棹子週圍的人默默望了一遍，一面喘氣叫了兩聲嚶喲。笑向孫先生道：幾乎被烟噲壞了。孫先生坐不住，正待要起身告辭，外面甲板上和楊小姐一道說話的小李小姐，遠望見窗子裏面的人向着他們指點指點，知道是議論他們什麼，忙丟下楊小姐等兩個，回身跑了進來，氣吁吁的道：我一個人<sub>一</sub>在房間裏睡覺，被楊先生和振英姊兩個跑了進來，硬要拉我去看落日。睡了許久，口裏怪渴的，陪他們走了幾步就趕緊的跑來了。有汽水麼？快



些倒一杯給我。如今且說楊女士望着小李小姐走了，冷笑了一聲。和張振英兩個沿着頭等艙的甲板，並肩挽臂一步一步走來走去。楊女士道：振英！方纔的話，你看對不對？又不是小孩子，爲甚麼一定要受人家的保護，只要經濟能夠獨立，甚麼地方不可以去，爲甚麼一定要住在他家裏，一大羣中國人住在一起有益處嗎？若是住在法國人家裏，至少法國話也可以長進些。尤其好笑是財政也要受人的監督，如其沒有自治的能力，又何必跑出來呢？何不依然在舊家庭裏關在繡樓上做小姐不好嗎？你聽聽，張口公使，閉口總長，聽他的口氣好像整天的滿屋子裏，都把那些官僚偉人塞滿了似的。哼！不是些帝國主義的走狗，就是些資本家，天天和這一班東西伙在一道兒，你看還成什麼話！說着已是將船樓繞了一週。頭等艙的甲板居高臨下

，將船頭船尾二三等艙的甲板看得甚是清楚，只見船尾綠漆鐵椅上坐着一男一女，在那裏談天。張振英努着嘴道：看哪！那不是何瑛姊和汪一白還在那裏嗎？正說時，忽見他們兩個所坐的椅子背後的鐵柱子後面，彷彿有一個人的影兒似的，楊女士輕輕將振英拉了一下，走過去幾步，却望見一個穿粉紅襯衣白地黑格子褲子的人，頸下一根大紅領結，腳趂一雙淡青緞繡着紅花綠葉的拖鞋，枯瘦的臉上好像還灑了一層薄薄的乾粉，背着一隻手，手中執着一柄線鑲狗牙式黑邊的芭蕉扇，一手扶着鐵柱，伸長頸項，豎直兩耳，側臉，彎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張振英撲嗤的一聲，幾乎笑了出來，楊女士也忍着笑，拉了張振英回身就走。張振英笑道：你認識這個人是誰嗎？楊女士道：誰認識他，張振英道：他就是新詩人何先生的小舅子。楊

女士低聲說了兩句：該死！該死！說着向距近船尾的方面走來，望見下面艙板上，蠕蠕動搖像螞蟻般，擠滿了一艙板的人，照例船頭是三等客人和水手們憩息之所，如今將新添的四等艙客都歸納在此一處，四等艙本來是貨艙改的，窗戶稀少，空氣已是不甚流通，現在住滿了百十多人，加之印度洋中天時酷熱，那些熾騰彌漫的汗氣和暈船嘔吐酸膩之味，固然益發耀武揚威，乘時發展，籠罩一艙；而那幾百隻久未洗濯的腳，也就應運而起，互相爭勝，發出一股味道來，恐怕除了曾經在豆豉店內當過店夥的人外，沒有一個人能夠欣然承受的。所以大家差不多總在艙板上的時候較多，有靠在椅上睡覺的，有坐着看書的，三三兩兩聚談的，獨往獨來散步的，有拿着書來攔在腿子上低頭寫字的，有倚欄觀海引吭高歌的。有幾個認識楊女士張

女士的人，舉頭望着上面打招呼，兩位女士也含笑點頭答禮，慢慢的一步一步又走過去了。恰好看見孫先生順着船身的波動，踉踉蹌蹌的迎面走來，含笑，點頭，舉手，遠遠地向他們打招呼。楊女士倒退了幾步，靠在船欄上立住不動。孫先生跑過來和張振英略略寒暄了一二，走近幾步，一手扶着欄干和楊女士攀談。還沒有說得幾句話的工夫，猛可的一件東西從下面直飛上來，只聽拍的一聲，正打在楊小姐肩膀上，滑溜溜的滾落在地板上。楊小姐孫先生等正在那談得不曾留神的時候，不覺都吃了一驚，忙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塊吃剩的香蕉皮，正待回身往樓下望，看見從甚麼地方拋上來的。忽然叮叮噹噹一陣鈴聲響，登時接着一陣皮鞋聲，椅子移動聲，書本落地聲，只見亂哄哄萬頭攢動，爭先恐後，一陣春雷似的都往樓梯口奔下艙

去。正是晚餐的時候了，艙板上只剩些橫七豎八的椅子，和些零零落落的書本散在上面，還有船頭稍上幾個紅頸黃鬚臂上繷刻花紋的水手，含着烟斗坐在地下鬪牌，幾個盛紅葡萄酒的瓶子攔在旁邊。此時那一輪般紅的太陽已是漸漸的向那浮着一層似烟似霧的深紫色海水裏沉了下去。艙板上面寂然清靜，只有風吹帆布蓬嗖嗖作響，和輪機軋軋的聲音。張振英別了孫楊兩位，循着欄干順步走去，於暮色蒼茫之中，却見船尾艙板上，有一個人獨自坐着，一手支着頭，一手搭在椅背上，望着海水出神，鬚邊的頭髮被風吹得微微搖動飄盪。張振英立住脚喊了一聲道：是何瑛姊嗎？那個人沒有聽見，還是坐着不動。張振英又喊了兩聲道：是何瑛姊嗎？你一個人在那裏做什麼？何瑛突然驚覺，將手放下，問道：是誰？向上面望了一望，連忙站

起來，用手理着鬢腳，笑道：是振英嗎？這裏好涼快！你來！你來！張振英扶着欄干邊的鐵梯子走了下去道：你這個東西，一個人還在這裏做什麼？何瑛也不答話，迎上去一把攜着他的手，兩人在椅子上並肩坐下。張振英道：你不去吃飯嗎？何瑛道：我不想吃，你陪我坐一坐罷！如果你餓了，我的房間裏有麵包，有罐頭火腿，我曉得你是愛喝酒的，還有一大半瓶白蘭地呢。你自己去拿罷。張振英道：此刻我也不想吃，待一會我們同到你房間裏去吃，好在現在時候還早呢。當其時一輪紅日雖已西沉，半彎黃月早挂天邊，海中月影被奔流不息的浪紋播動，但見一片鱗甲似的金光，一楞一楞在波心閃閃爍爍搖盪。兩人並坐，默默無言。停了一會，只聽何瑛微微歎息了一聲。張振英道：你究竟爲了什麼呢？我很奇怪；你近來好像變了一

個人似的，有什麼爲難的事？可以告訴我嗎？我決不向第三人說，你能相信我嗎？何瑛兩手捧着腦後的頭髮，靠在椅背上呆呆望着天上。過了半晌方歎道：振英！你看這像死了一般沉沉毫無生意的海水……又停了一會道：我們這一部份在船上的人，好像與世界脫離了關係一般。在岸上的時候，種種可以令人留戀的，一到了這浩無邊際一點情感也沒有的海裏，不知怎樣就會使人覺得人生是一無可戀的。假使這一隻船立刻就會沉掉，倒是一件很痛快的事。平素看得極重的死，現在看起來也很尋常，沒有什麼可怕，也沒有什麼可戀……振英！我們乘的這一隻船，在汪洋大海裏行駛，如同一片樹葉子在江心裏流是一樣的。人的生世也和江心裏的樹葉相似，隨着波打風吹，飄流到那裏是那裏……說到此處，張振英忽然深歎了一聲。何瑛忙站

起來，整了整衣襟，望着張振英笑道：你餓嗎？我去拿東西給你吃。張振英道，我不餓，你不要去。何瑛道：把酒拿來喝不好嗎？張振英點了點頭，何瑛走着回過頭來道：我一會兒就來的，你覺得有些涼嗎？我去將你的圍巾帶來，好不好？張振英答了一聲：不要！我不怕涼。何瑛一直走去了，不到一刻工夫，挾着一個飽飽滿滿的黑皮書包走來，手裏拿了一瓶酒將報紙裹着，頸上還披着一條白綢圍巾，隨風飄盪，一見張振英痴痴的坐着，走近前叫道：振英！振英！張振英也不回答，還在那裏出神。何瑛將酒瓶和皮書包擱在椅上，將圍巾解下，走到張振英身旁替他輕輕圍上，一面坐下將手搭在他的肩上海道：振英！這是幹什麼？你也會發起愁來！快別這樣！張振英似笑非笑的道：就是你不好，聽見你方才幾句話，覺得心上怪難受的，



你倒杯酒給我喝，再告訴你，何瑛打開皮包，拿出一個大玻璃杯子來倒了大半杯白蘭地遞過去道：只有這一個杯子，我們共着喝罷，攤開那張包酒瓶的報紙，取出一方麵包，一筒已經開罐的火腿，一雙紅牙骨筷子，都擱在報紙上。張振英舉起杯來，一連喝了幾大口。何瑛走上前一手奪過來道：這是白蘭地，怎麼也當做紅酒一樣喝，你發瘋嗎？說着將酒喝了一口，拿筷子挾起一塊火腿，喊了一聲振英！張振英『伸着頸子』湊過去張開嘴接着，又喝了一口酒方歎道：我和你雖是認識不久，却比多年的朋友還要親熱，但是從沒有和你談過我的身世，方才被你的話勾引起我的心事來。唉！何瑛姊！我又不像他們那些有錢的人，爲什麼要冒險離開家鄉，跑到那萬里迢迢舉目無親的法國去呢？說到此處忽然停住，兩眼望着何瑛，半晌，將頭

低下去搓着手道：我是沒有父母的人……家裏本來不甚充裕，只有一個哥哥和嫂嫂，有一個舅舅是安福俱樂部的人，要將我許給一個督軍的姪兒，我自然是不肯應允。後來他們商量好了，也不有我作主，硬要作成此事，直到臨下定的前一天被我跑了出來，尋着一個朋友，在他家裏躲着一兩個月，好不容易湊了幾十塊錢纔能夠走到上海。若不如此，我還有什麼法子抵抗？那就除非只有一死罷了。老蹲在上海也非長久之計，並且現在中國幾於沒有我容身之地。後來聽見留法儉學的人很多，不如乘此機會到歐洲去讀幾年書，幸虧一些朋友幫忙纔能夠動身。我這一次是冒險出來的，到了那邊以後是怎樣情形？就如你方才所說的，好像一片樹葉在江心飄盪，流到那裏是那裏，何瑛道：難道你的哥嫂將你置之不問嗎？張振英又喝了兩口酒慢

慢答道，哥哥嫂嫂嗎？待我都還不錯。只是沒有父母的人到底……何瑛道：假如你的父母還存在，他們能不強怕你嗎？張振英道：那也難說，像這樣的事是極普遍的，不過我現在却存着一個假使我的父母還在決不至於如此的念頭，在無聊之中倒可以得着一點安慰。譬如有母親的人，雖則遠離不能在一塊兒，一個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心理總像有所依歸，有一個着落似的，到那失望的時候想起母親來，就如落在汪洋大海裏面忽然抓着一塊木板，靈魂上也得些慰藉。我的父母是早歿了，假如他們還存在，也許要強迫我，或者竟還要利害。我們知道許多家庭都是這樣，我的父母也未必能超出這個例規。但是每當難過到了極點的時候，不知不覺會發生一種假使母親還在決不至於如此的感觸來……何瑛道：平日見你天真爛漫像一個小孩子

樣的，那裏看得出你心上還有傷心的事。張振英道：要不是如此，早就支持不住了，所以我總是尋快活，沒有事也要找件事來混混。何瑛道：到了法國之後，你怎樣打算？住在巴黎嗎？張振英道：巴黎的生活程度恐怕太高些，打算找一個生活費用較低些地方的學堂，總得跟着他們先到巴黎住幾天再說。你呢？一到巴黎馬上就動身往德國嗎？何瑛將頭搖了兩搖道：不……現在還說不一定，或竟在法國住下。張振英現在很奇異的神氣注視着何瑛道：我恍惚聽說你有一個朋友……先生，和你約定由德國到馬賽接你一同往德國去，是嗎？何瑛道：也許去，去不去還沒有一定。拿着酒杯兩目凝視杯中，好一會方接着歎道：人爲萬物之靈，也是動物之一，不過略比較聰明一點兒罷了，其實還是可憐得很，尤其是感情豐富的人，理智上明明

是這樣判斷，而感情一方面不知不覺的偏偏要往那邊走。有一些人是可以拿理智戰勝感情，但是我敢說這一種人，多半是性情殘酷的才能夠做得到。若是隨處都依着感情去做，到後來恐怕也會發生極慘痛殘酷的結果來。有時自己未嘗見不到，但是，一到感情奮發的時候，也就身不自主，只好順着他走，一切都不顧了……忽聽一陣脚步響由遠而近，何瑛忙將話停住，原來是汪一白走了過來，笑道：你在這裏嗎？叫我好找！吃過了飯嗎？近前看見張振英，笑着點頭叫了一聲張小姐。回過臉來望着何瑛道：方才飯廳裏出了笑話，胡攀桂那個東西鬧的。何瑛只不作聲，伸長兩腿斜靠椅上，仰頭呆呆的望着天邊的缺月。張振英指着旁坐的椅子道：汪先生！坐！坐！汪一白答道：謝謝張小姐，兩手插在褲袋裏，順着欄干一步一步的踱來踱去

。張振英站起身來道：我要去睡覺了，明天再會吧！何瑛道：還早呢，房間裏怪熱的，何不再坐一下呢？張振英道：倦極了，明早再談，說完轉身即走，只聽何瑛叫了一聲振英！張振英立住，掉頭看了一看道：什麼？何瑛道：你不是沒吃飯嗎？恐怕停一會子要餓，你將這塊麵包和火腿帶了去吧。張振英道：多謝！不要，房間裏還有餅乾呢。哦！我倒忘了，外面涼快，將這條圍巾留下給你吧。裏面熱，用不着，你儘管拿去，明天還我就是了。說着將頸上的圍巾解下，向何瑛拋去，轉身一直走了。又聽何瑛喊道：阿呀！振英！振英！圍巾被風吹下海去了。張振英也不理，逕自去了。走不多遠回頭望了一望，但見船頭上燈光淡月映着方才和何瑛同坐的那張椅子的一片黑影，如圖畫一般掛在地板上，依稀兩個人並肩坐着，只露出兩個頭

在椅背上面，一個長頭髮被風向上吹起，映出的影子好像一柄掃帚在那裏搖動，一個肩上披着圍巾搭在肩後之一段，零零亂亂如同一隻黑蝴蝶在地上飛舞。張振英轉過頭往三等艙的艙板走去。坐的，站的，走的，一大羣人在那裏議論紛紛。忽的一個人高聲唱道：「頭上戴的蒜球子，身上釘的布扣子，若問我是誰？我是何先生的小舅子。」衆人都哄然大笑，張振英也忍不住將手巾掩住嘴，一面笑一面扶着梯子下到三等艙裏去了。船上一二百中國學生裏，却有十幾個高麗人雜在其間。高麗亡國之後，一般遺民志士真是寢饋難忘，日夜圖謀，以求恢復自由，脫離奴籍。在他本國地方，被日本人搜索株連，十分嚴厲，所以差不多轉徙流離間關千里逃到中國來。高麗人本與中國同種，面貌無異，加之內中有些中文極通，而且中國話說得甚

爲瀏利，若不知其底細的，幾乎以爲他們是中國人了。近幾年來，乘着時機，由中國轉到歐洲留學的也就甚多。本來到外國去非本國官廳允許，取得護照方可登船，高麗是屬日本的，若要得到日本人的許可那就難於登天了，所以都是冒着中國國籍，混在中國人裏面，方得成行前去。船上向例是用的西餐，近因中國人太多，特備中國飯菜，每人兩菜一湯，飯廳裏的座位各人皆有一定的地方，大家都找着要好熟識的人坐在一塊兒，那些高麗人也不期然而然的都坐在一處。這一天晚餐時候，有一個中國人和幾位高麗朋友談得高興，和他們同棹坐下了。那一個後來的高麗人看見自己的坐位被人佔去，四圍張望了一陣，望見對過棹上有一個位子空着，連忙跑去坐下，方才舉起筷子，只見對面的一個人，尖着腮，兩隻



肩頭向上聳了兩聳，將手中的筷子劈拍的一聲擲在棹子上道：我不同亡國奴一棹吃飯！這一句話攢入那個高麗人的耳朵裏，不知不覺將筷子攔下，像石頭似的呆了半晌，忽然兩個眼眶內的眼淚和斷線走珠一般，碌碌簌簌直滾了下來，站起身來奔出飯廳去了。那些高麗人都不約而同，一齊將碗筷拋下，一句話也不說，跟着走了出去。只聽見隔座一個人站了起來，將拳頭在棹上使勁一搥，嘩唧唧棹上的碗盞震得亂響，滿嘴湖南口音嚷道：你不要看不起他們！九死一生拿着赤手空拳和槍彈砲火奮鬪，試問我大中華的人有這種精神沒有？你以為中國是完全獨立國家嗎？睜開眼睛看看！你不要困在鼓裏，他們是亡國奴，請問我們這些候補亡國奴，有他們那種精神嗎？你不屑和他同棹吃飯？說句老實話，你還配不上和他同棹呢！……那個不

肯和高麗人同棹吃飯的人也跳了起來，額角上一條一條的青筋，連頸子漲得通紅，喊道：你是什麼東西……你配管我嗎……？話未說完，只聽見起了一陣打打……打打……打死這個王八蛋……不肯和高麗人同棹吃飯的人於人聲鼎沸之中，提起兩隻脚往外飛跑，嘴裏還唸唸有辭，也不知道是說些什麼。飯廳裏面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都是議論這一件事，胡亂將飯用畢，大家聚在艙板上討論。不肯和高麗人同棹吃飯的人此時已是躲得無影無踪了。當時有一個穿白夏布長衫，架着一副黑玳瑁寬邊大眼鏡的人，年紀約有二十一二歲，姓虞名子叫做小龍，嘴噙一支烟捲走過來，向衆人提議公舉一個代表去安慰那些高麗人，並代同船的中國人抱歉。衆人都贊成通過，當場公推虞小龍和方才教訓那個不肯和高麗人同棹吃飯的人之人湖南季後山兩

個，充安慰全權專使。季後山道：那個東西姓什麼？我聽見他滿嘴裏姊夫！姊夫！的，只知道他是何先生的小舅子。虞小龍道：姓胡，名攀桂，中華大學預科學生。兩個一路說着走下四等艙去，到高麗人鋪位前一看，一個一個的都睡在床上。季後山虞小龍將認識的兩個姓李的和姓閔的叫了幾聲。李先生！閔先生！都睡了嗎？閔李兩個忙跳下床來，季後山虞小龍將來意說明，再三道歉，要他們不要掛懷。那許多睡了的聽見，一齊翻身起來，向季虞二人打招呼，並由閔先生代表致謝，請代達諸位中國同胞，感謝他們的盛意。李先生嘆了一聲道：我們亡國之人本來用不着忌諱，就是叫幾聲忘國奴也是名符其實，沒有什麼應該生氣的，不過更增加我們自己的慚愧和勉勵罷了。亡國之人到處抬不起頭來，現在世界上只有你們中國人可以親

熱。其實除了中國人外，也沒有和我們親熱的人，和我們同情的人。我們自然是要靠自己奮發，一面還希望中國來扶助呢。但是決不是希望現在的中國。我們只盼望你們這些青年將來的成功，不獨是中國之幸運而已呢。虞小龍季後山兩個又寒暄了幾句，興辭出來，向大家報告了一番，各自散去。艙板上頓呈肅靜無嘩之象，海風一陣一陣吹來，還帶着一股熱氣，夜雖漸深，並不覺十分寒涼，艙板上只剩些零零落落的人，披着一條毛氈，趟在椅子上睡覺。虞小龍將藤椅移過來和季後山一排坐着閑談。虞小龍嘆道：我們離開中國快一月了，所受的刺激也一天深一天，現在愈覺得中國國家太弱了，中國人太不行了。你看我們沿途所經過的地方，竟沒一個獨立國家，盡都是人家的殖民地。你看那些洋人在船上縮頭縮腦的，也未見得怎樣威

風，一到靠了岸，個個都像封了王似的，氣焰萬丈起來。唉！在船上日子多了覺得悶得慌，及至停船上岸又是處處觸目心驚使人難過。回頭想想我們國內現在是何等的情形……叫那班醉生夢死的人也出來看看，不知道他們動心不動心！最可怪的就是幾位所謂智識界的領袖人物，還在那裏打着世界大同中國不亡的高調。這幾句話不要緊，但是一輸入那素來國家觀念薄弱而富於惰性的中國人的心裏，恐怕……誤盡蒼生了。季後山道：就如方才鬧的笑話也夠人難受的，胡攀桂這個人本來沒有什麼說頭，不過你要曉得他也是我們中國智識階級中之一人！優秀分子中之一人！他也是自命不凡的。也許將來要出頭呢……你有烟嗎？給我一支，聽我告訴你一件故事，高麗人倒引我記起這件事來。虞小龍取出烟來，遞了一支給季後山，自己也嗆

着一支，擦上洋火，兩人慢慢的一吸一吐。聽季後山道：我有一個朋友到德國去學工，是乘意大利船到威尼斯，上岸再轉換火車往柏林。我在上海的時候接着他的信，信上說：他們經過非洲意大利的一個殖民地叫做什麼馬韶阿的地方停了一天船，船上有一個洗衣服的中國人，不知因了什麼事被岸邊一大羣土人圍住痛打，那些西洋人好像看把戲一般，看得高興，都眉飛色舞拍手狂呼。其時船上却有四五十個中國乘客，盡是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一個個只好站在船樓上呆呆望着發急，敢怒而不敢前。後來有一個高麗人，也是船上的搭客，和我那個朋友說：這個被人欺侮的是你們中國人，若是日本人，只要船上還有第二個日本人在，那怕他是一個病夫，無論如何都會拚着死命跑上前去幫忙的。虞小龍道：我相信那個高麗人的觀

察是不錯的，日本小鬼的確有這種精神，要不是如此，區區三島也沒有今日，我們黃種人早已盡做白人的奴隸了。季後山道：我那個朋友信上還寫着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所乘的那隻船，本來是奧國航行東方的船，歐戰時被意大利沒收了去。意大利人日常重要的食品叫做馬加羅利，似乎我國的麵與粉條一類的東西。他們在船上天天如此，頓頓不離，起初還覺得可口，後來地久天長，不覺望而生厭了。好在他們攜帶的罐頭食物非常豐富，也不管馬加羅利，和他們差不多是沒有關係的。船上有好幾個奧國人，據說是被俄國人在戰場上捉去的俘虜，俄國發生革命，他們乘機逃到中國搭船回去，除掉一套衣褲及隨身替換的幾件襯衣外，可以說是身為長物，那裏還會像那些預備到外國去做洋大人的中國人，能夠帶許多罐頭呢？奧國人看見

馬加羅利有些發煩燥了，舉出代表到廚房裏正式交涉，碰了廚子一個釘子，跑了出來。等到開飯的時候，拿着一張紙請餐棹上的人大家簽字，公呈船主，要求立即撤退馬加羅利，如不能達到永遠撤退的目的，至少限度也須要他不必天天頓頓上棹子來。呈子遞上去，船主立刻將首要滋事的奧國人喚到簽押房裏，嚴加申飭了一番。並且說：你要明白，你們坐的是意大利的船，就得遵守意大利的法律和規矩，既對馬加羅利有所不滿，當初又何必乘我們的船呢？那個爲首的奧國人低頭無言而退，胸中一腔怨憤無可發洩。晚上跑到船頭上去看電影，影片是意大利的國貨，每逢片子裏出來一個脚色，那個奧國人在人叢中指指戟戟，必得喊幾聲馬加羅利！馬加羅利！馬加羅利固然是

一種食品，因爲他與意大利人形影相依，兩位一體，所以歐洲



人也就叫意大利人做馬加羅利。意大利人之忌諱人家叫他做馬加羅利，也和我們中國江西人不歡喜人家叫他做老表是一樣的。說至此望着虞小龍笑了一笑又接連說道，奧國人正在喊得得意忘形，一條大漢水手跑上前去就是一個嘴巴。奧國人將要發作，看見好些意大利人磨拳擦掌圍了過來，知道勢子不佳，只好抱頭鼠竄。那個動手打人的水手跑到船主面前，搶着告了一個頭狀，告的是：爲侮辱意大利國體事：……船主火急又將那個奧國人傳了去，嚴行誥誡，姑念初犯，若再敢如此，則下次停船的時候必然驅逐上岸。奧國人垂頭喪氣退了出來，在房間裏睡了一天。同船的那些奧國人都是悶悶不樂，和我那朋友同房的奧國老博士也是沒精打彩的好幾天呢。老虞！你看奧國不過是個新戰敗的國家，要是從前，他們未見得敢於如此的欺負

他。洋人這樣東西，我看透了，只是欺善怕惡，只要你有大砲和金錢，包管一個個服服帖帖的。你要和他說公理，那就未免對牛彈琴，還要將你當作傻子待呢。說句爽快話，真要講大同，只有我們中國人配說這一句話……虞小龍道：中國人程度高的太高，低的太低，高的無政府地位也可以做得到，低的簡直可以說還沒有開化。唉！程度太不齊了，是一種病態的文化……背後椅子上躺的王胖子咳了一聲嗽。季虞兩個忙轉過頭來看，虞小龍笑道：胖子！睡醒了嗎？王胖子扒起來坐着，一隻手揉着眼睛，一隻手伸出一個短而肥的指頭指着，咕嚕道：老……老孫……又到……呃啾！打了一個噴嚏，一栽頭又倒下去睡了。季虞兩個的眼睛隨着他指的地方望去，只見遠遠地一個黑影，搖搖幌幌向船頭一方面漸漸的消滅了。虞小龍季後山各擁

一條毛氈，躺在椅上，耳邊只剩洶湧奔騰不息的濤聲，和那與深秋繞砌哀鳴的蟋蟀聲音相似的王胖子鼻孔呼吸之聲相應和。

天邊那一彎黃月墜在海平線上，猶自掙持着發出一片金黃色淒涼黯淡的光來，漸漸也被那廣大無涯的死海吞下去了。



## 第二章 格侶撒克旅館

巴黎拉丁區格侶撒克街，有一家旅館叫做格侶撒克旅館，第三層樓上窗子臨街的一間房子住着一位吳又和先生，年紀大約二十多歲，外表却像三十以上，身材英挺，舉止嫺雅，一種誠懇可親的態度，一望而知曾經在艱難憂患之中磨練過來的人。棹子椅子上盡是些縱橫散亂的書籍報紙；屋角，床底，和棹子下面，都堆着一堆一堆用繩捆着滿積灰塵的書籍雜誌之類；火爐架上一座虛有其名古色斑斕的自鳴鐘，一對喇叭形金色銅瓶，瓶裏插着一把參差不齊的班竹筷子；火爐邊一個打氣洋油爐，白銅罐子煮着滿罐白米飯，熱騰騰的正在冒氣。吳又和坐在沙發椅上泡着一個破舊不成腔調的胡琴，在那裏唱我好比籠中鳥

……忽聽劈剝！劈剝！有人敲門，忙喊了一聲進來！一個瘦小面白無鬚的人抱着一個黑皮書包走了進來，將門帶關，隨手將書包往床上一拋。吳又和道：買了豬油沒有？那個人走到床前將書包打開，取出一包膩膩的東西攔在棹上道：買了。這裏有空房間沒有？請你去問問房東老太婆，如果有就要他留下一間，預備小龍來了暫時在這裏住幾天。一面說着在書包裏又取出一大包夾泥帶沙的菠菜來，往地下一擲。又拿出一個小塊東西，薄紙裹着，濕浸浸的露出淺紅顏色，也攔在棹上。吳又和釘了兩眼道：你買了肉？將胡琴順手放在椅子下，站起來打開紙包，舉起來，鼻子湊近嗅了幾嗅道：多少錢？那個人抽開棹屨拿出一方木板道：讓我來切。三個半佛郎。吳又和將他一推道：我來！我來！你去洗菜。劈剝！劈剝！又有人敲門，吳

又和剛剛將門半開，一個瘦而長的人提着一個大皮包擠了進來，說道：又和在家麼？吳又和道：哈哈！老齊你幾時到的？伸出手握了一下。那個瘦小面白無鬚的人滿面堆笑搶過來和齊小敏握手。齊小敏道：張延壽你也在這裏，好極了。張延壽道：幾時到的？忽然跑來做什麼？齊小敏將外套脫下，坐在床沿邊道：方才下火車。你們知道到馬賽的車晚上幾點鐘開？吳又和道：七點四十分開。你要去馬賽嗎？延壽今晚動身，你們可以同行，後天有船到，又有大批的人來，要他去接。虞小龍從波賽發來電報，也是乘這隻船。張延壽道：據說季後山也來了，國內一班朋友來的實在不少。你老遠的從德國趕來有什麼急事？齊小敏道：接一個朋友……也是由中國來的。吳張兩個同聲道：那一個？四隻眼睛光光的注在齊小敏臉上。齊小敏道：他

……延壽！你在北京見過的……何瑛。張延壽道：哦！何小姐來了嗎！你接他一同到柏林去嗎？齊小敏答道：是的，本來在國內我們就打算一同來，後來因為我所乘的那隻船定不着三等艙位；並且川資一時也不甚湊手，我就先來了。張延壽道：上次你路過法國的時候從沒聽見提起過，瞞得鐵桶般做什麼？難道還怕我們攔路打劫不成？齊小敏只是張着嘴嘻嘻的笑，露出一口的白牙齒，望着吳又和在那裏切肉絲，問道：吃臊子麵嗎？吳又和道：小敏！你們真個預備合作嗎？經濟問題也曾打算過嗎？齊小敏道：我們打算在郊外租兩間房子，現在德國的生活低得很，只要靠得住每月有四五十塊錢也就很舒服了。我們預備自己開火，一則自己弄得好吃些，二來比較在外面吃節省多了；差不多一個人在外面吃花的錢，要是拿來自己弄，儘夠



兩個人吃呢。我已經覓得一所房子，地方風景極好，交通又便利，等他到了去看看再決定。兩間房子還帶廚房，三百馬克一月，只合兩塊多錢，你看便宜不便宜？後面空地，我們還可以養雞。我賣文的錢勉強也可支持，不過要大家節省些。何瑛不是一個尋常女子，一點浮華虛榮習氣都沒有，絕對不會在物質上斤斤計較的，所以經濟一層雖然窮些，却是用不着顧慮的。我與他完全是精神上的結合，無論如何他總能諒解我的苦心，總之我和他彷彿是一個靈魂似的，我們分離不過兩三個月，這幾個月中，覺得我的靈魂似乎缺少一部份不甚健全樣的。唉！像我們這種靠文字生活的枯燥生涯，若心靈上再求不着一種安慰，那就……我相信他來了一定能夠給我很多益處：求學做工，都可增加興趣。我現在纔知道做人快樂，從前的二十幾年簡

直是白活了。吳又和道：暑假中一定到柏林去參觀你們的新家庭。三人談談說說，飯菜俱已弄好，因爲人多菜少恐怕不夠吃，吳又和在菠菜炒肉絲裏面加上許多乾辣椒粉。吃完午飯張廷壽和齊小敏出去遊玩，託吳又和向房東老太婆說，多留兩間房子預備給個小姐做暫時下場之所。第三天那隻船到了馬賽，齊張二人搶上扶梯，人聲喧嚷擠擠擁擁腳不點地的到了船上，有許多什麼中國領事館，法華教育會，中法協社等處的人；還有些周美靈女士的朋友，外國人，中國人，都跑到頭等船客廳裏；齊張二個也跟在後面魚貫而入。衆人皆以次上前和周女士握手，問路上辛苦嗎？沒有遇着風浪嗎？周女士含笑一一答禮，向衆人用法國話說道，坐了三十六天的船，雖然有些勞頓，但是船上有趣的事很多，倒可以解人煩悶，我如今略述一件給諸

位大家聽聽，也可使大家開開心。我們船上有一位楊小姐，和一位孫先生，在中國社會裏也還有些名氣，他們倆差不多是形影相依十分幸福。說着回頭向散立兩旁的女士們望了一轉，指着楊女士道：這位就是楊小姐。又指着提着大皮包站在楊女士身旁的孫先生道：這位就是孫先生。衆人的眼睛都跟着他的指頭轉，萬目睽睽一齊注着他們兩人身上。孫楊二人法文程度尚淺，不懂得周女士說些什麼，但是楊小姐孫先生這幾個字却聽得非常明白，心中以爲一定是周女士將他們介紹給衆人，登時笑容滿面微微將頭點了幾下。周女士接連笑說道：我們過紅海的時候，有一天正在午餐，忽然有一個茶房頭目法國人跑進來，和船上管事人說：有一對中國人在洗澡屋子裏，有犯船規，請示應如何辦法？如不相信，可以親去察看。我已將門加上鎖

了，他們還關在裏面呢。於是乎有一些人跟着他去看，還沒有走到浴室，即聽見一陣嘩嘩嘩打破玻璃的聲音，及至走到面前，却見這位孫先生將窗上玻璃搥碎扒了出來，剛剛伸出一個頭和一條腿來……這件極浪漫有趣的舉動……那些懂得法國話的中國人還未聽完，不知不覺的一個一個溜了出去。楊女士和孫先生還莫名其妙，恭而且敬的站在那裏靜聽。張延壽也隨着那些領事館，法華教育會等處派來招待新到學生的人員後面走了出來，到艙板上人叢中東張西望，虞小龍季後山等幾個人看見，都圍了攏來招呼了一陣。張延壽將方才廳子裏的情形略略敘述了幾句，問道：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虞小龍道：這是經過紅海的時候發生的事，近來船上爲着這一件事，你談我說幾乎把人家的耳朵都鬧聾了。本來可以沒事的，也是他們做的太大

意了，手續上也沒辦到家，要是花幾個小費給茶房，又何至於鬧到如此地步呢。又四圍張望了一下低聲道：這位楊小姐精明能幹，口齒伶俐，到處會親熱人，船上的女士們同他要好的也很多，他又自恃是在國內做過些事的人，不但不甘俯首聽人指揮……我還聽見人說：他還想要暗裏運動一班人，隨着他去另行組織一個團體呢。如今因為這件事一鬧，竟將他在船上多日的工夫，一朝全功盡棄。周……也可放心了。這麼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居然也會鬧出如此的一個亂子，這個當真也上的不小。唉！愛情這個東西……却見汪一白與何瑛走了過來，齊小敏兩手提着皮包跟在後面，虞小龍忙將話停住。一千人衆各人將隨身輕便物件帶着，隨了張延壽下船；至於笨重的行李，自有法華教育會代為照料。當日趕着火車，在車上歇了一宵，次日

到巴黎，張延壽帶着齊小敏何瑛虞小龍在格侶撒克旅館暫住。吳又和預先買了一尾鯉魚，燉着一鍋紅燉豬肉，還買了兩瓶紅酒，與虞小龍洗塵。齊小敏與何瑛先吃完飯，到底下二層樓新開的房間裏密談去了。只剩吳又和張延壽虞小龍三人，酒醉飯飽，吳又和將那破胡琴拉起來，張延壽扯着啞嗓子唱了幾句有頭無尾的釣金龜。吳又和道：我本想把老齊和何小姐弄上來湊湊熱鬧，老齊的南陽關唱的還不錯，胡琴也很高明，但是他們久別重逢，自有一番快樂，不便去打攪，不要使人討厭。唉！那久別重逢的滋味……況乎又是一對我裏面有你，你裏面有我的人，一日如隔三秋，現在已差不多三個多月，可以說是一百餘年沒有見面了，那種情形真是非言可喻，讓他們外多享受，這也是人生最難得的。張延壽笑道：又和真會體貼人情。你是

過來人，纔能夠想得這樣入微，我們却不知道。但是老齊此刻未見得能如你所說的那樣幸福，恐怕連我們逍遙自在一無牽挂的還不如呢，他的煩惱或者就從此始呢。吳又和目光炯炯的向着張延壽道：怎講？你得了什麼消息？據我看暫時是沒問題，只怕後來經濟難以支持，倒是可以替他擔憂的。張延壽躺在椅上哈着一支烟，跳了起來道：什麼後來不後來，此刻就會有故事出，你看着吧。什麼久別重逢，簡直是生離死別。我在路上早就看出來了，又聽見這次船上新到的許多人的話，互相應證，老齊的事恐怕有些不大妥。虞小龍辭別吳張二人，自到二層樓自己房裏收拾行李去了。樓梯方下得一半，迎面有一個人走上來，看見虞小龍，忙斜着身子在梯級上立住，舉起顛巍巍的手將帽子脫下，似乎要說話而不說的樣子。瘦削臉，凹腮，尖

下巴，額角上一楞一楞的青筋。虞小龍對他點了點頭，一直走下去，回頭看見那個人還站在那裏不動，目不轉睛的望着，一直望到虞小龍進房間去了，方一陣脚步聲上樓去了。虞小龍房對面的一間是齊小敏住着，何瑛就住在齊小敏隔壁房。何瑛靠在棹旁椅上，拿着一條絲巾翻來覆去的疊摺玩弄。齊小敏坐在斜對面，兩手撫着膝，低着頭，兩人默然相對。半晌，齊小敏道：你還得細想想。仰起頭望着何瑛。何瑛將頭低下，答道：沒有什麼細想的，在船上我已經思量過了，就是這樣的，用不着再細想了。你們男子前程遠大，犯不着爲了像我這樣的女人灰心難過，天下比我好的女人多得很呢，請你當做我已經死了……說着伏在棹上嗚嗚咽咽哭起來。齊小敏站起來，一言不發在房間裏轉來轉去。何瑛忽地站起，走至床邊將皮包打開，摸



出一張像片遞給齊小敏道：這是臨動身時在上海照的，請你留下做紀念。齊小敏眼光光的立定，也不伸手來接。何瑛將像片往齊小敏衣袋裏一插道：無論走到天涯海角，我總不會忘記你的，但願你有無窮幸福，你要是愛我就應該原諒我。說着又坐下伏在棹上。齊小敏痴痴的站着動也不動。房間裏只剩火爐架上閒適自在的舊破鐘搖來擺去的聲音。齊小敏忽然動起來，提起脚，開了門，奮勇跑了出去，蹣跚踉踉回到自己房間，將門帶關，呆呆的在房門邊立定，一手扶着衣架，頭觸着板壁。停了半晌，將衣袋中像片取出，遙遙地向着床上使勁一擲，大踏步走向棹邊椅上轟的一聲用力坐下，一栽頭，曲着肘上半截身子完全伏在棹上，又過了一會忽站起來，將皮包提起，戴上帽子，開門走出去，走不到兩步又依然回進來，放下皮包，脫下

帽子，走到床邊將像片拾起，看了一眼，不覺歎了一口氣，低聲自言自語道：你既愛我就應該原諒我……慢慢走到棹邊坐下，像片擱在棹上，聚精會神的癩癩對着細看了一會，忽然間，排山倒海般英雄眼淚滾滾直湧下來，將血一般的大紅棹布浸濕一大塊，成了深紫顏色。對面房裏的虞小龍略將行李整理，仍到樓上吳又和房內，却見在樓梯上迎面遇見的那個人也在那裏，兩人互相抖抖撞撞的握了手。張延壽道：這位是虞小龍，今天才從中國到的。又指着那個人道：這位是一根毛先生。那個人

在張延壽肩上拍了一下道：別搗亂，別搗亂。說着在身邊掏出一張名片遞給虞小龍，上面寫着馬大吉三字。又笑道：我昨天聽人說虞先生今天到，所以特爲起來請教請教。久仰得很，聽說在國內也是中華大學，我們還是同學呢，可惜在國內沒有見

過。請教虞先生貴處那裏？虞小龍也不答話，只在衣袋裏面摸出一個厚重大錢來，鎖猴子似的一條粗而且長的鋼鐵鍊子往棹上一擱，嘩嘩的響鍊子堆成一大堆，吳又和道：小龍！馬先生問你貴處呢。虞小龍將錢拿在手中揚了一揚道：這就是敝處。張延壽大笑道：小龍！你還是這個脾氣，幾時纔改，玩世不恭到處開玩笑，不認識你的人還當你是一個瘋子。又向衆人道：他是江西人，江西人不是老表嗎。衆人笑了一陣，虞小龍在書堆中看見一本儒林外史，問吳又和道：完全嗎？吳又和道：只剩下冊，上冊不知弄到那裏去了。虞小龍道：我在船上沒有書看，借得別人一本儒林外史，也只有下半本，足足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呢。張延壽道：我要走了。小龍！明早等我和你同去警察廳報名辦居留證，說着穿上大衣，拿了帽子。馬大吉也告

辭一同出去。虞小龍送到二層樓樓梯邊，回房安息。第二天清早，天上才發白，窗外街上電車汽車轟雷似的來往不絕。虞小龍睡不着，扒了起來，推開窗子伸出頭去望，却見一個人提着皮包從客棧大門走出來，原來正是齊小敏。虞小龍喊道：齊小敏！齊小敏！齊小敏也沒有聽見，低着頭蹣蹣涼涼的獨自去了。虞小龍一直目送到望不見影子還站在窗口怔怔的發了回歎，嘆了一聲，方回身將罐子裏的涼水倒在臉盆內，洗畢，穿上衣服，聽見有人敲門。張延壽推門進來道：今天辦居留證恐怕不成，因為要五張小像片，你還沒有照呢。虞小龍道：我這裏還有幾張，是在上海辦護照時剩的。齊小敏走了嗎？張延壽歎道：可憐！可憐！我進門的時候看見又和掛鑰匙的地方有一張條子，是老齊留給我們的，只說他馬上回柏林去幾個字。我又問了房

東老太婆是一個人？還是和何小姐同走？他說只是一個人。小龍！我們走吧。兩人下樓，向房主人要了一張收留住客的證書，填上姓名籍貫等等，房東簽了字。兩人辭了出了，將房門鑰匙掛在門邊架子上，看見虞小龍挂鑰匙的木格內擱着兩本書，一張紙條寫着：昨夜在友人處遍覓，始得儒林外史全部，特奉上。時間尚早，恐擾清夢，故未敢驚動。本日上午十二點前，務望在寓稍候。下面署着馬大吉敬啓。虞小龍道：我並不要看儒林外史，昨夜和天和隨便說說罷了，那知道這位先生居然送得來，總算可感。張延壽道：這是一根毛的慣技，我告訴你一句話：此公的歷史多呢，我也不說了，你總得留心點。你是新出茅廬的人，那裏明白社會裏的罪惡；又歡喜到處開玩笑，說話不留神，將來總得吃一個大虧，到那時看你還講那個世界上

沒有壞人的哲學不講。虞小龍道：我倒要看看，我總不相信世界上有極壞的人，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不過盡是些可憐人罷了。張延壽仰天哈哈大笑。虞小龍道：你爲什麼叫他做一根毛，張延壽道：不知道誰給他上的徽號，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人家都叫他一根毛，我也跟作叫。兩人一邊說話一邊走，走到本區警察署，將房東簽字的証書交給坐在櫃台裏面的一個骨瘦如柴彎腰曲背的人，蓋上一個印，要了四佛郎。張延壽虞小龍拿回那張紙，繞至聖米屑街，一直走至塞倫河邊，過了橋走進警察廳，院子裏一座窄而長的小木屋，屋門口一道鐵鍊攔成欄干似的過道，一個魁梧雄偉的警察站在那裏恭恭敬敬的招呼，凡是辦居留証的外國人都倫次依着鐵鍊魚貫而入。虞張二人等了兩個多鐘頭，出了一身汗，方輪着進去填寫了四五張紙，

交了像片，領了一張收據，停幾日再來領取居留證，從木屋後門出來。本打算去逛盧森堡公園，因為恐失了馬大吉的約，兩人又走回格侶撒克街。却見客棧門前停着一輛汽車。走進門遇見何瑛從樓上下來，汪一白兩手提着何瑛的行李跟在後面，虞張兩個齊叫了一聲何小姐！何瑛滿面春風的笑着點頭，與汪一白走出門，上了汽車嗚嗚嗚嗚的去了。





## 第三章 去年墨蘭的故事

巴黎附近一個鄉村，叫做墨蘭的地方，有一個人家，只有兩老夫婦住在樓下，樓上的空房一間租給一個美國人，一間是一個中國廣東人住着，尚有一間就是這位馬大吉先生租下了。房東爲人極其和藹，常常在一處談談笑笑，好似自己家人父子一樣。法國人是尙感情的，美國人，中國人，是一樣待遇，沒有分別。家裏用了一個做粗事的女工，年紀約二十多歲，紅紅的蘋果臉，粗粗笨笨的一個鄉下姑娘，在房主人家裏已經做了多年的工，名子叫做魯意絲。有一天正是春日櫻桃花盛開的時候，那一天早上魯意絲上樓收拾屋子，女房東在廚房洗菜，忽聽見一陣慘厲雜驚恐的怪叫，分明是魯意絲的聲音。連忙喊着魯意

絲！魯意絲！怎樣！怎樣！三步做兩步的跑上樓去，男房東墨歇羅伯特正提着橡皮管在後院澆花，也搶着跟上來。走到樓上一看，那個房客美國人已是站在馬大吉的房門口，用手拍着門，連呼開門！開門！回身對房東夫婦道：門裏面鎖着，開不開。房東太太氣喘而帶顫的聲音，不斷的只喊魯意絲！魯意絲！怎樣！怎樣！這許多人圍着房門外，房內也寂然無聲了。停了一會，磕的一聲門開了，魯意絲蓬頭亂髮兩手緊捧着胸口，一副癩白的面孔，只是吁吁的喘氣，只說了一句：惡魔！房東太太拍着胸，叫了兩聲天！天！扶着魯意絲下樓去了。衆人一擁進房，却見馬大吉正提着褲子在那裏繫帶子，一張五十佛郎的鈔票扯碎幾塊滿地拋着。房東先生狠狠地瞪了幾眼，兩手叉着腰，連說好好……美國人滿面含笑的道了一聲馬先生早安，伸

着手去和他握手。樓下房東太太喊着丈夫名子道：羅伯特！羅伯特！房東先生應聲下去了。當其時那位廣東朋友正高臥未起，因為這一鬧，連忙一個鷄子翻身跳下床，赤腳跑出來，看得清清白白，氣了個半死，走近前埋怨道：馬大吉！馬大吉！這是怎麼一回事？太不給我們中國人留一點臉面了。馬大吉兩隻手顫巍巍的緊握着一雙骨瘦如柴的拳頭，兩行熱淚直流到嘴角邊頭。一聽廣東朋友來責備，不覺從頭上一直到頸項，登時漲起一根一根的青筋來。哈哈！哈哈！乾笑了兩聲道：你還提中國人呢，現在我這個中國人被他們如此的欺侮，你袖手旁觀，不來仗義幫一點子忙，倒狐假虎威說現成話，打死老虎，這也算是給中國人留了臉面嗎？哼！這也算不了什麼稀奇的事，不過我今天倒霉，遇見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那個廣東朋友

尙未聽完，回轉身來卽走。方走到房門口，却聽見馬大吉叫他慢些去，還有話要說。廣東朋友站住脚扭過頭來冷冷的答道：什麼話？快些說。馬大吉道：請你不要告訴人……廣東朋友笑道：什麼事不要告訴人？馬大吉低低的道：今天的事，我的事，求你……嚴守……秘密，秘密……這本來不算稀奇的事……就是給人家知道也沒有關係，我也不怕……但是，但……廣東朋友還沒有等他說完，已是一脚踏出房門，竟自回到自己房內去了。停了一會，樓梯上一陣脚步聲，廣東朋友辨得出，知道是房東先生上來了。又聽見厲聲的說道：墨歇馬！出去！出去！你立刻就走，我們不許你這樣的人再在我家逗留。又聽見馬大吉的聲音，但是很低的聽不清說些什麼。房東先生鼻子裏笑了兩聲道：不能！不能！今天就得走，立刻就走，你知道我可

以叫警察的。又是一陣脚步聲下樓去了。馬大吉午餐也沒吃，收拾行李搬到巴黎去了；臨走的時候兩眼紅紅的，抱着一個大書包。廣東朋友低着頭，不敢正眼看他一看。從此黑蘭地方，永不見馬大吉的形影；巴黎拉丁區，便到處有他的踪跡。如今且說虞小龍和張延壽走進格侶撒克旅館，房東老太婆迎着告訴有一個人找虞先生，現在樓上房裏等着呢。張延壽道：馬大吉已經來了，我們再見罷，說畢抽身便走。虞小龍道，何不坐坐，我們同去吃飯，張延壽道：馬大吉在這裏我不坐了，我抱定敬而遠之的宗旨，免得見了他又要敷衍，實在深引爲苦，令人坐不安，不如一個人去吃飯倒安逸多了。虞小龍笑道：你還是這樣的偏窄性情，何不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呢。張延壽道：有什麼益處？即使將來沒有麻煩，現在對着他實在太不舒服，何

苦受這個罪呢。虞小龍道：也有些好處，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卽文章；我倒要領教領教看，究竟是怎樣的人。像你們這種人也太無容人之量了，古來所謂，小人都是一班自以爲君子的，人逼成的。張延壽聳了聳肩頭，哈哈大笑，兩人握手告別。虞小龍一個獨自上樓進房，馬大吉站起來行過握手禮，寒暄過幾句話，便邀虞小龍同去老蕭飯店午餐。二人同出門，走到聖米屑街巴黎大學前轉彎，在大學後身一條小巷子裏面，一座大木門的屋子推門進去，一直上樓。一間小廳，排列八九張鋪白布的棹子，都坐滿了人，盡是些中國青年，並幾個白粉臉胭脂嘴的法國婦人，也是他們帶領來的。笑語聲，筷子敲碗碟聲，高聲叫喊聲，充滿了一屋子。一條大漢穿純白襯衣，繫一條藍布圍裙，站在門口，兩手叉腰，濃眉直豎，雙眼圓睜，驟然

望去，酷似張勳一般的面貌，只差腦後一條辮子。這位是蕭家飯店老板蕭景鴻先生，前清時代，官居把總之職；二十多年前，隨着一位欽差大臣出洋，辭官爲商，開了一家飯舖，生意興隆，家道小康；娶了一個俄羅斯寡婦，帶來一位拖油瓶小姐。蕭老爺司廚，太太司賬，小姐做堂官，倒也安然自得。大約有終老是鄉之概，無復歸死首邱之想。虞馬二人走進去，張望了一陣，無處可坐，走到裏面小屋子裏，却有一個空棹，兩人坐下。馬大吉敲着棹子，叫了幾聲，堂倌盡是些女子們，有一個應聲答了就來；但是被門旁棹上的一位光溜溜的油頭，擦粉臉，漆皮鞋的少年扯着手，嘻皮笑臉的說笑，不能分身。只是被馬大吉催得急了，口內僅啾啾連聲答應，仍然不動。馬大吉紅着頸，青着筋，大聲嚷了幾聲，方笑着掙脫身跑過來。馬大吉

請虞小龍點菜，謙讓了一回，各人要了一份例菜，點了兩樣特別菜，及一大瓶白酒。酒過三巡，馬大吉道：我們雖是同學，但是在國內時，不曾認識，不料跑到外國來，反成了至好。舉起玻璃杯，叮嚀！叮嚀！互碰了一下，一飲而盡。馬大吉又道：在國內雖然不曾認識，但是兄弟動身出國，想來老哥一定知道的。虞小龍道：並不會知道馬先生是什麼時候出國的。馬大吉很驚奇的樣子道：老哥沒有看見報紙嗎？虞小龍道：什麼報紙？馬大吉道：當真沒有看見嗎？別開玩笑！別開玩笑！上海北京天津各處的報自然不用說，即如內地各報，通都用頭號大字登載，還加上些案頭語呢。我早就打發人關照報館，不要登我的消息，然而還是常常登載着。討嫌得很！其實也怪不得他們，他們做新聞記者的責任是應該如此的。所以我也原諒他們



，隨他去鬧罷了。那些案語想來你老哥是看見的？虞小龍睜着一雙眼睛望着他道：我沒有看見。馬大吉笑道：別開玩笑！別開玩笑！當真沒看見嗎？其實案語也沒有什麼話，不過盡是那些恭維得令人肉麻的話……還附帶着叙了些我所以肯出洋的原因。我出洋的原因大概你老哥一定知道的？虞小龍搖了搖頭道：不……馬大吉道：當真嗎？別又是開玩笑，讓我告訴你罷。歐戰初停的時候，我做了一篇文章，各報都搶着登，差不多全中國的報，沒有一家不登載的，並不約而同都是第一張特號字。梁任公做的一篇，倒登在我的那篇的後面，我做那篇文章，只費了小半隻洋臘燭，耽擱我遲睡兩個鐘頭，要是早知道能夠如此受人歡迎，就應該稍爲用心點。其實也就夠了……我只隨隨便便的寫，那曉得在中國的言論界竟放了一個異彩。自從這

篇文章發表，於是乎許多官僚政客，都跑到學堂裏面來，要見我一面。寄宿舍房子太窄，如一律請見，實在容不下，如見這一個，不見那一個，又要得罪人，真是令我爲難，不如率性一概拒絕。只有兩個人要求得很切，三番五次親身造訪，只得見了。你總該知道這兩個是誰？虞小龍一言不發，只是兩眼望着。馬大吉道：小徐……梁任公……小徐就是徐樹錚……，先就示意要我去幫忙，許在外交部佔一席高位。後來梁任公要來歐洲，請我同行。我想與其在國內和那些無聊官僚在一處混，不如到外國來看看，所以毅然拒絕了小徐，和梁任公一同來了。在船上我還和任公唱和了許多詩，改日寫把你看。到巴黎之後，我上了一個條陳給任公，任公不信我的話，我竟決然捨之而去，到鄉下住了些時候，方才搬回巴黎不久呢。兩人將一瓶酒

，盛飯來吃。馬大吉向兩邊望了一望道：我們青年，應該擇人而事，……都應該有一個歸依，我現在已是有了……。虞小龍忙放下碗筷，站起來深深鞠了一躬道：恭喜，恭喜，請問老兄歸依那一家，所事何人？說畢依然坐下。馬大吉紅着臉道：別開玩笑，別開玩笑，我們大約是走一條路的。虞小龍笑道：我真不知道。馬大吉低低的道：你真不知道嗎？我只說給你一個人聽，除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請你別和人說。說着又四面看了一下，附着虞小龍的耳朵邊輕輕的道，……先生，我已是他的人。虞小龍捧着飯碗，只顧低頭吃飯，停了一會道：今天天氣很好！將飯擱下，摸出皮篋，取出一張五十佛郎鈔票，喊了一聲算賬。馬大吉站起來，攔手攔腳的連說：我來，我來。關了一陣，親自跑去找了蕭太太，將錢付清，一同下樓

，握手而別。走不多遠，馬大吉又追回，滿頭汗津津的，向虞小龍道：我們有個同學會，每星期日下午兩點，在學堂街中華飯店開會，同學中輪流將研究心得演講，一則是連絡感情，二來也可以大家切磋切磋，務望你必到纔好。虞小龍連連點頭答應，各自分道而去。虞小龍在中國本來略學過點法文，到巴黎後，一面補習，一面報名進學堂聽講。不幾日，尋着一個法國人家裏，租了兩間房子，由格侶撒克旅館遷入新居。外面一間本來是房東的會客所，現在說明與虞小龍共用。房東是一位六十多歲牙齒半落的老姑娘，每天早上提着繩結的網子上街買菜之外，從不會見他出門，總是終日在家裏，並且總是在廚房裏；一方抹布不離手，東抹抹，西擦擦，但是廚房地板上，依然稀稀落落灑着一塊一塊的馬鈴薯皮，和些菜根，灶上依然是油

膩膩的。壁上釘子上挂的幾口銅鍋和瓢匙之類，却是金光燦爛耀然如新。大約這就是他消磨歲月的成績了。也從不見有人來會他。虞小龍的朋友又都是在裏面那間臥室裏坐，這間會客所差不多是有名無實的，只算是到虞小龍房裏出入必由的一個過道罷了。廚房對面一間房，是一位年青女郎租着，年紀不過二十來歲，名叫瑪麗，在一家公司裏當書記，也是每日早出晚歸。前面院子一座樓房，與虞小龍的樓窗遙遙相對，却是季後山住着，也是寄居一個老太婆家中。寄居人家當然比較旅館清靜些，但是認識的人多了，不免時常有人叩門來談。馬大吉更是來得勤，以表親善；有時一人獨來，來時必攜帶些糖果點心。有時還引領些朋友同來，有虞小龍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尤其喜歡與一位胡樂園同來，胡樂園是中華大學讀過書的，和虞

小龍同學，衣冠齊整，舉止矜持。馬大吉口口聲聲稱讚他如何漂亮，如何公子氣派。胡樂園只不做聲，但態度更覺莊嚴些，坐下和起立的時候，時常見他注意褲子上的那條直紋。後來不知怎樣馬大吉却不和他同來了，却常和一位孫希哲同來。馬大吉每來一次，必要再三叮嚀，懇求虞小龍於星期日那一天，定要來中華飯店的中華同學會去。有時虞小龍覺得厭煩，便跑到公園，或是咖啡館裏去坐坐；尤以聖米屑街之素弗來咖啡館是他常去的地方。虞小龍到巴黎將近大半年了，有一天午餐畢，挾着大黑皮書包走回家去，房東笑臉迎着道：早上來的馬先生又來會你，你不在家，他留了一張字在這裏。說着跑進廚房，拿了一個紙條遞給虞小龍。上面寫着：本日下午二時在中華開同學會，張止寬先生到會，不可不去，飯後務必在家候我同去

。原來是馬大吉寫的。虞小龍摸出銀來看了一下，回身即走，房間也不進，一直出門去了。





## 第四章 素佛來咖啡館

虞小龍走進素佛來咖啡館，一陣辛烈的咖啡氣，雜着溫甜的粉香，一陣一陣的直撲鼻而來。只見亂哄哄的擠滿了一屋的人。挾着大書包東走西望，竟沒有一個空座。正想回身走出去，聽見背後有人叫了一聲小龍！小龍！連忙轉身一看，却見靠東進口的窗面前棹子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方纔叫他的胡樂園，一個雖不認識，却面熟得很，差不多在中國飯舖裏和咖啡館裏常常遇見，只不會交談過。胡樂園見虞小龍走過來，指着旁邊的一張椅子笑道，就在這裏坐坐罷。這位墨歇余，你不認識嗎？大名鼎鼎的余巡閱使余督軍余可人先生。那姓余的站起來遞過一隻右手要和小龍握手爲禮。虞小龍右臂夾着大黑書包，正

側着身子想走進去坐，一見姓余的伸過手來，慌忙笑道：對不起的很，等我把書包放下罷。那位姓余的紅了臉，握着小龍的右臂，離肩下五六寸的地方使勁搖了兩搖，低低的說了一聲：還沒請教？虞小龍通了姓名，說了幾句客套話，將書包放在背後窗台上，與胡樂園並肩坐下。還沒坐定，余可人早遞過一枝烟來。胡樂園指着書包問道：你一定又是從書店裏買了什麼書來了，難道我說巴黎到處都是書店，原來天生你們這些傻子，有錢不曉得用。一面說一面將手拍着小龍衣袋道，還剩多少，不如留着請我吃萬花樓，別再壽頭壽腦的往書店裏送。虞小龍一言不發，含着滿嘴的烟，一口一口的對着余可人的臉上，直噴過去。余可人拿玻璃杯碰着磁碟子一片聲響，尖着喉喘一聲高一聲低的叫堂倌。穿黑衣繫着白圍裙的堂倌，翹着幾根老鼠

式的黃鬍子，紫紅色的額角上帶着一粒一粒黃豆般的汗珠，拿着一條白色抹掉布，喘吁吁的走過來，斜橫着一隻藍眼睛向余可人叫了一聲墨歇余。余可人恭恭敬敬的和虞小龍道：虞先生，喝些什麼？喝酒嗎？虞小龍想了一想道：一大杯黑稗酒罷。胡樂園也要了一杯。余可人吩咐堂倌去了。虞小龍道：奇怪，怎麼這堂倌也曉得余先生的尊姓？話未說完，胡樂園接口笑道：這算什麼？要不是這樣也沒有資格做督軍巡閱使了。小龍，你難道連素佛來咖啡店督軍兼侶多球房巡閱使都不曉得？……余可人滿面得意，伸手將胡樂園腰間擰了一下，叫聲小胡，別鬧了。胡樂園回過臉來問虞小龍道：今天開會，你去不去？小龍端着一大杯稗酒慢慢啣着，趨着眉頭道：老馬三番五次邀我到會，我總沒法擺脫，今天清早他又來我那裏，死死的求我這

一次定要到會，要我兩點鐘在家等他，和我一同去，據說還預備了點心呢。在巴黎的同學算得出來的沒有幾個人，至多一月開一次同學會也就罷了，何必每星期一次，我覺得實在無味，並且照會章明明一月開一次常會的。……我怕老馬硬拉我去，所以預先躲了出來，豈知又遇見了你。你如果到會看見馬大吉，千萬莫說我在這裏。胡樂園道：誰高興去，上次我也是被老馬逼着沒法，只得去敷衍一下子，只見一些雜七雜八的人，有

一大半並不是我們長大的同學。那天王祭在那裏講演什麼『安普斯祖……什麼空閒與時間……』一點也聽不懂，莫名其妙，坐牢似的足足的硬坐了三四個鐘頭，發誓從今以後，打死我也不去了。虞小龍笑道：聽說張止寬和林崇孔都由倫敦到巴黎來了，莫不是他們今天開會歡迎他兩個，也未可知。不然，何以

又預備起點心來呢？要不是，老馬也不會這樣着急，從前五天起就忙着拉人。余可人道：這林崇孔就是林幼君，做過總長的，家叔同他認識。胡樂園聽了，半晌默然，長嘆一聲道：現在日子長了，沒有事做，無聊得很，電影也沒有好片子。說着摸出錢來看了一眼道：已經過兩點了，與其在這裏枯坐着，倒不如到同學會去吃他們一點東西去。小龍，你當真不去嗎？身旁摸出兩個佛郎，鐺的一聲，擲在咖啡杯碟子內。立起身來，說了一聲再會，拿了帽子，走到前面鏡子面前，端詳了一會，走出門去了。余可人道：老兄也是長安大學的麼？虞小龍正望着對面兩個踏鼻子安南少年，挾着一位濃眉大眼滿臉白粉堆得厚厚的胖婦人坐着。坐在左首的附着胖婦人的耳朵，咕囁了一陣，胖婦人橫着一堆肉臉，笑得嘴裏露出錯錯落落黃牙齒來，掉

過頭去，拿那擦過胭脂紅紅的手心，在右首的少年黑油油光可鑑人的頭髮上，輕輕掠了幾下，那少年低頭握着胖婦人的手，胖婦人斜着眼，要笑不笑。坐在左首的，蹺着腿，嘴唇一開一合，好像在那裏唱歌，大家都有飄飄欲仙之概。虞小龍正在看得出神，忽聽余可人和他說話，連忙正一正衣襟，舉起杯一口氣連喝幾大口酒。余可人又道：馬大吉是長安大學同學會會長嗎？小龍答道：沒有會長，會裏只有交際，文牘，會計，庶務員，各一人，其中也沒有馬大吉的分兒。余可人冷笑道：馬大吉這個人好像是很有學問的，……天天抱着個大書包，在街上跑來跑去，連飯都沒工夫吃，不曉得忙些什麼。小胡告訴我，他說我是流氓，流氓總比假君子強，哼！他的歷史，還瞞得我老余過麼？脫褲子把下女看，被房東趕了出來，我姓余的總做

不出！……虞小龍燃着一枝烟，兩眼目不轉睛的注着余可人，敬候他說下去。余可人轉過頭，向後面望了一望道：這件歷史，難道你竟不曉得嗎？我也不願你們是同學不同學，事實在這裏，誰也不冤枉造他的謠言。這件事，差不多傳遍墨蘭了。其時我也正住在墨蘭，和我同住的也是一個廣東人，出事的那天，午餐後，那個和馬大吉同住的廣東朋友，氣的像狗熊一般，跑來一五一十細細的告訴了他的同鄉，我也在坐，親耳聽得清清楚楚的。後來在巴黎常常看見他，也是照舊客客氣氣的，只做還不知道那回事罷了，誰知他竟背地裏罵我，說我是流氓！也不止小胡一個人告訴我，我早已聽得多了！赫！馬大吉難道竟想把這件事推到我身上？你說好笑不好笑？我余可人在交際場中，也有點名氣，面子是要顧的。說我老余幹這樣事，有人

會相信麼？如果怕我將他的隱事說出來，同時住在墨蘭的也不僅我一個人，也用不着我老余來宣佈，早已就弄得滿城風雨了。他說我是流氓，我就駭怕了嗎？沒有這麼容易！……前幾個月看見他和你老哥在老蕭飯店喫飯，其時我還不會認識你，所以沒有打招呼。他和你不是說梁任公請他出來的嗎？虞小龍只不做聲。余可人接着道：問小胡！他明白得很。馬大吉他那裏是梁任公請他出來的，別信他吹牛。……對面安南人棹上又添了一個瘦小中國人，穿着一身淺黃色白直條子的衣服，一件蘇灰白格子的春季外衣，披在肩上，兩臂並未穿入袖內；頸上拖着一條紅黑綠三色絲圍巾，一半拖在胸前，一半搭在背上；脚上是絲光襪，漆皮鞋；三個手指寬又乾又枯的臉上，擦了一層白粉，不知何故，粉是粉，臉是臉，兩不相容，猶如一個乾柿



餅似的，七零八落，又好像一座粉牆，被風雨剝蝕一般。光可鑑人的頭髮，是不用說了。一個既寬且大美術家式的大紅領結，將胸部幾於完全遮住。動手動腳，乾着喉嚨，在那裏和那兩個場鼻子安南少年并那胖婦人調笑。余可人在鏡子裏看見，忙回頭叫了一聲：老梁！老梁也即刻將手脚收回，扭過身子對着余可人道：老余，你幾時來的？怎麼我沒有看見？小馬沒有來嗎？中午在老蕭飯店碰見小金，告訴我小王和他的女人打架，頭髮都被他的女人拈落了一大縉呢！余可人道：早就知道了，這也算不了什麼，前幾天小王一身都是青一塊紅一塊，也是被他女人打的。到現在怕還沒全好呢。誰教他自己不振作，被一個妍頭作踐得這個樣子；旁人看了，倒替他不平，他却聲也不響的，還低聲下氣向着女人伏罪謝過，百般安慰。天下竟有這

樣的人，真是死狗扶不上牆！我們枉費了氣力，只好由他去自做自受罷。原來這小王從前在上海教會學校，曾經同虞小龍同過學，名叫國敏，廣州人氏。他的父親，在清末民初，都做過幾任駐外公使，和外交部要職。在中國外交署中，雖無赫赫之名，却是一個老前輩。近數年來，因政潮變幻，朝內無人，只得賦閒都下，靜待機緣。國敏是他最小的公子，聰敏伶俐，談得一口極好的法國話，在大學報名，學習政治，一般人都呼他做小馬。現在和他相與的女人，名叫若瑟芬，年紀不過二十四歲，是巴黎一家大商店的女工，生得倒還白白淨淨，金光燦爛的頭髮，映着蔚藍色的眼睛，猶如萬縷驕陽，射着一汪碧水，倒也令人魂消。這位小王先前本來有一位相好的女人，因為小王家中每月按月寄用費一千佛郎，在一般窮酸學生眼中固然

垂涎與歎，一般欠費不發的官費生對之也不禁有生世之感。然而這位小王却是每月中差不多有大半月是閉門高臥；這閉門高臥正是囊空如洗的一個暗記，所以在巴黎的一班中國朋友，雖則差不多人人知道有小王，然而巴黎街上却又不常見他的踪跡。但是不見則已，若是連日發現，必是領了月費，大約這個時候，總在每月初一二的幾天裏；爲時不過幾天，他仍然閉門高臥去了。并且還常常扯着虧空，每領着月費，有一半是拿去填補上一月的賬。同他那一個女相好，見他經濟漸漸不甚靈活，也就由親親密密而相敬如賓，後來竟拋下小王，翻然去了。孤燈冷被，寡婦式的生涯，小王那曾過得慣，一連告了幾天奮勇，和余可人在公園大商店咖啡館地道車等處，挨次流連，巡閱了幾遍，到底在地道車上遇着現在這位相與若瑟芬姑娘。對面

而坐，四目相視，嫣然微笑，已是有幾分意思了。臨下車的時  
候，似有意無意的回頭望了幾眼，小王也就若遠若近的緊緊跟  
隨，一直到魯渥商店門口，斜眸一笑，進去了。小王探明她是  
專管帽子部的女夥，於是小王連去了五六天，每天都買一頂新  
帽子，拿着大的故意嫌小，不是式樣欠佳，便說顏色不鮮，總  
要耽延幾點鐘的工夫，方能買成。小王房中牆上釘的一排掛衣  
的鈎子，掛滿了盡是帽子的那一天，正是小王攪着若瑟芬姑娘  
的膀子進咖啡館之日。第一日進咖啡館，第二日上中國飯店，  
第三日飯店，咖啡館，晚上看電影，攜手同歸。從此魯渥商店  
中，便沒有這位若瑟芬姑娘的蹤跡了。蘇墨拉街第十七號第三  
層樓第六號房，簾幙深垂，紅燈影影，重生春氣，不復如前幾  
日之蕭瑟凄清景况。若瑟芬却是好糖好烟好酒不離嘴，新衣新

帽新鞋不離身，遲起宴眠，和小王形影相依，約有一年之久。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布衣蔬食的生涯，在腦海中也就如同行雲流水般一去無消息了。小王平日費用已是挖肉補瘡，上月扯下月的，現在再加若瑟芬姑娘今日要這樣，明日嫌那樣，若稍不如其意，始則啾啾唧唧，既則伏枕而泣，終乃舉手相毆。小王總是萬種溫存，千般依順。從前囊空如洗之時，可以閉門高臥，如今却是相反，終日奔波，過門不入，到處通融，扣門那借：精神身體，都漸漸不支起來。好些朋友，勸他早些與若瑟芬脫離關係，小王一則猶豫不忍，二來也無法擺脫；還是這位余可人獻了一條奇計，將若瑟芬打發到荷蘭國去了。荷國中  
國使館，有一位三等秘書姓舒，官名年高，也是留法學生出身。雖居秘書之職，坐領薪俸，但是官衙清冷，除了使館幾個中

國官員外，荷蘭地方又沒有什麼華僑可以共談共戲。使館中一棹照例公事的麻雀牌，久久就有些厭倦。靜極生動，不免令人想念那萬盞街燈的柏林京城，和那如花似玉的巴黎女子。所以這位舒祕書，一年中倒有大半年是提着皮包離開荷蘭，出去旅行的。與小王等一班人，都是故交，常相過從；在巴黎時，曾經見過若瑟芬姑娘，羣居狎笑，十分熟習。余可人因舒祕書是位官長，十分敬禮，察言觀色，揣知舒祕書對於若瑟芬非常傾慕，也曾與舒祕書密密譚過，後來舒祕書與盡回荷蘭去了。余可人見小王頗有不支之態，苦口相勸，與若瑟芬斷絕，小王覺得半途拋棄，未免不情，於是余可人遂獻了這一條密計。起初小王猶恐若瑟芬不願，不敢向之起齒，恐發生衝突。余可人確有把握，德惠再三，豈知若瑟芬姑娘竟欣然承諾；小王也毅然

修了一封介紹信，給舒高年，說若瑟芬姑娘到荷蘭遊歷，託他極力照料一切云云，交與若瑟芬帶去。買了火車票，替她提着皮包，跟在後面，親身送上車，直看得火車不見了，才含着兩汪眼淚回來。這是從前的舊話，且不提他。但說虞小龍，聽得余可人和那個姓梁的，談起小王被他女人打傷，插嘴問道：什麼女人？小王又新有了女人嗎？余可人答道：就是若瑟芬姑娘，他的老拚頭。虞小龍露出很詫異的神情道：若瑟芬姑娘，他不是已經到荷蘭去了嗎？什麼時候又回來了？坐在對面棹上的老梁，端着一個玻璃杯的牛奶咖啡，走了過來，道了一聲對不住，在虞小龍身旁坐下了，一陣香水夾着粉香直撲入小龍的鼻子裏；接口向小龍道：若瑟芬麼？老早就回巴黎來了，只在荷蘭住了一個多月，回來之後，要想從前似的去做工，是不能夠

的了。一向舒服慣，何能再去受那種苦？在巴黎遊蕩了兩個月，也弄不出什麼花頭來，沒有法子，又去找小王。余可人道：小王將他收下已有了兩個月了，初來的時候倒還好，如今漸漸又恢復從前的脾氣了。你看像小王這種人，不是我罵他，真正沒有一根骨頭，巴黎像若瑟芬這種女人，比他更好的多得很呢，高興叫來玩玩，不高興叫他走就走，有什麼稀奇？老梁道：舒高年是個能幹精明不過的人，怎能像小王這般傻裏傻氣的呢！小王這回可又上了當了。余可人看了老梁幾眼，老梁便不言語。對面安南人棹上的安南人的那個胖婦人，忽然走過來，急靠老梁身旁坐下，一隻手搭在老梁肩上，一隻手擎着老梁的下頷，斜眼覷着道：我要喝酒！我要喝酒！老梁尖着嘴唇吹出好像鳥叫一般叫了數聲，一個堂倌應聲跑來，東張西望。老梁揚



起手好像猜拳的一般，兩個指頭磨擦着剝剝的響。堂倌見了忙走過道：要什麼？老梁道：一杯啤酒。胖婦人接口道：否，否……：我要喝酒，我要喝酒！一杯光得羅酒。虞小龍本來是靠着老梁一排坐的，如今來了這位又肥又大的婦人，也夾在一張椅上，直把虞小龍擠的身子抵着牆壁。堂倌端着酒來，虞小龍忙摸出一張鈔票來道：一共多少錢？余可人忙道：何必呢，何必呢！我來，我來！老梁也將一隻手插入衣袋中去摸，口裏連說：客氣，客氣。虞小龍早已把錢付清，站起身來，挾着大黑書包，伸出那一隻手，去和他們兩個握了一握手，說聲再會，回身取了帽子走出門去了。



## 第五章 吳又和家中之客

虞小龍出了素佛來咖啡館，沿着聖米屑街走去，走到盧森堡的鐵柵門口，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九十月的天氣，林中的樹葉都漸漸乾黃了。一叢一叢通紅的雜花映着碧綠的草地。虞小龍順着一條小路慢慢走去，走過聖特伯夫石像邊，站住出了一會神，走了幾步，遇見一張椅子，將書包擱在膝上坐下。椅子旁邊一大堆殷紅如血的秋海棠，冷冷的開着。虞小龍觸想起他家裏書房院子牆角邊的秋海棠來了，想起他做小孩子時候的情景來了，想起他的母親來了，兩隻眼只呆呆地望着秋海棠出神。微微一陣冷風，吹起幾片枯樹葉飄飄蕩蕩慢慢細細的落在虞小龍肩上，虞小龍站起身來，抖了一抖衣服，歎了一口氣，一步

一步慢慢走着。一羣小孩子，有提着小桶子的，有拿着小鋤頭的，圍繞着一堆沙礫在那裏玩，好幾個女人坐在椅子上，有的手中拿着絨繩在那裏編織，有的拿着布塊在那裏縫補，有的身旁還有一個搖車，裏面睡着一個小孩。一面做工，却不時的拿眼睛去瞟望那些草地上和沙礫旁的孩子們，大約是他們的母親了。虞小龍不覺站住脚看着那些孩子玩。忽有一個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道：你又出什麼神？回轉頭一看，却原來是孫希哲。虞小龍笑道：你一個人來的嗎？孫希哲道：是的，我打算去看吳又和，從這裏經過，可巧遇見你，能夠同我到又和那裏去嗎？虞小龍連連答應，跟着孫希哲走出盧森堡公園。虞小龍問道：今天中華大學開同學會，馬大吉沒有拉你去到會嗎？孫希哲答道：我剛剛從中華同學會出來，其實我又不是中大同學，不

過被馬大吉拉得沒法子，不能不去敷衍一下子。今天是歡迎林崇孔和張止寬兩個，林崇孔沒有到，只有張止寬來了，講演了一大陣子的，什麼基爾特主義，却被老韓駁了他一頓。虞小龍道：老韓也到那裏去了嗎？孫希哲道：他知道張止寬今天在會必有演說，故意特爲去聽的。他是抱着人材主義，凡是國內號稱人物的人，他總得去賞鑑賞鑑，看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他今天也去了。虞小龍道：到會的還有些什麼人？孫希哲道：今天到的人多得很，幾乎把中華飯店都擠滿了。後到的人，連椅子都沒有坐，都是站着，若是再來幾個人，恐怕連站處都沒有呢。唉！可見他們政客魔力真大。馬一漢，孫松生，和新從倫敦來的許俊也通通在那裏。說着朝後望了一望，聲音也放低了些道：有一句話問你，你知道嗎？我聽見外頭人說，張

止寬要辦一個編輯館，裏頭需要人才很多，聽說經費也很充足，有三萬塊錢。虞小龍笑道：張止寬一個窮寡鬼，有什麼錢？聽說他的錢在上海臨動身的時候，差不多都買了馬克，那個時候的馬克，一塊中國錢可以換一百多個，現在恐怕跌下去十倍還不止呢。說着已到了格侶撒克街六十四號。進門來，在樓梯邊掛鑰匙的木格子裏瞧了一瞧，見十一號房間鑰匙沒有掛在那裏，知道吳又和在家裏。兩個人上得樓來，方走到第二層，已聽見第三層樓上一片洪亮的四川聲音。虞小龍走到房門口，用勁拍了兩下，裏面的聲音立刻停止了。聽見吳又和的聲音，應了兩聲：進來！進來！兩人進房來，只見滿屋盡是人，連床上都坐滿了。衆人一齊站起來，除主人吳又和外，却是張延壽，韓卓然，還有兩個不認識的人。吳又和指着一個額骨高高的，

鼻子場場的人道：這位是同鄉何威生先生。虞小龍和他握手行了禮，通了姓名。孫希哲在國內已是同他相識的，只有虞小龍是初見，連忙遞過一張名片：一面英文，一面中文，中間三個大字，何遠式，下邊是威生，四川華陽。吳又和又指着那個人道：這也是敵同鄉，饒爲師先生，都是新從中國來，昨天方纔到的。那位饒先生，衆人尙未落座，他却早已獨自一個在棹子邊的一張沙發上靠下了。蹺起一副二郎腿，嘴裏含着一枝雪茄烟，指頭上帶了一個鑽石戒指，閃閃爍爍的搖來動去，看來不過三十多歲的光景。孫希哲虞小龍走近前去，伸着手，意欲與之握手爲禮。饒爲師端坐着，動也不動，繼續說他未說完的話道：楊軍長也一連來了幾十起的電報，要我去，我實在被他們……吳又和指着孫虞二人道：這一位孫希哲先生也是同鄉。

這位虞小龍雖然不是四川人，但他認識的四川朋友很多，我們他做半四川人呢。饒爲師仍然不動，只將頭點了兩點道：稱我實在被他們糾纏得頭痛，沒有法子，只好去一趟，不然，那個地方，誰願意去？我說一句話，我雖然是四川人，但是不曉得怎樣一回事，一見了四川人就頭痛。此時大家都歸了座，孫希哲道：饒先生是昨天到的……饒爲師道：楊軍長雖然是一個武人，但還知道敬重我們新人物。孫希哲道：饒先生雖然沒有見過，却是久仰得很。前年出國的時候，路過上海，本希望能夠見一見，豈知那個時候，偏偏饒先生又不在上海。饒爲師道：楊軍長在武人裏面，算是出色的了，比起劉督辦精明得多；在我老饒眼睛裏，還嫌他太簡單，太陳腐呢。卓然！我說我們現在只有學某某國，倒是一個好主義。卓然！現在國內的空氣一



天一天的不同了，遠不是三年前你未出國時候的情形了。我在國內，於宣傳方面，也曾狠狠下過一番工夫。虞小龍道：饒先生是昨天纔到的嗎？我們許久沒有看中國報紙，外國報對於中國的消息太簡略了，請你將現在國內景况略略說一說，好嗎？饒爲師道：卓然，你說對不對？我的方針，較之從前，已是大變了。據我想，你也不得不變。如今還依然老是這樣的不變，卽就包你倒霉透了！你看就如某某這一流的人，你怕他當真懂得什麼？不過看見外頭鬧得熱鬧。兄弟又是這個主義一路的人，不是我大膽，敢說我們四川，偌大一個地方，得風氣之先的僅僅只有我們幾個。楊軍長是以新軍人自命的，他雖然有些害怕我們，却奈何不得。說句老實話，他那裏是心悅誠服的佩服我？這回要我去，也不過是江湖上所謂打過招呼罷了。……虞

小龍道：饒先生你能夠將現在國內的情形略為告訴我們一點嗎？饒爲師依然接着道：他這種手段，何能瞞得過我？我却也老實不客氣，落得現成……虞小龍道：饒先生，請你將現在國內的情形略告訴我們一點兒可以嗎？饒爲師向着韓卓然道：卓然，我們找個咖啡館坐坐罷，因爲我要和你說幾句話。這裏人多不便。韓卓然道：這裏沒有外人，都是我至好的朋友，有話儘管講，不妨事的。饒爲師站起身來，拍着韓卓然的背道：這裏人太雜，我們還是找個靜一些的地方細談，有許多政治上重要的問題呢。韓卓然道：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必出去找什麼咖啡館，就在房門外說一說罷，沒有人聽見的。順手將房門開開，讓饒爲師先出去，自己隨後跟來，將門帶關。何威生等他們兩人去了，將舌頭伸了一伸，腦袋搖了幾搖道：老饒真神氣！孫

希哲問道：他也是來留學的麼？何威生笑道：不是，不是，他是以前以私人資格出來考察政治的，還要到俄國去呢。我真佩服他，他本事真大，前兩年從日本回來做代表的時候，還是一個窮學生，連三等艙幾乎都坐不起，這回到歐洲來，却是坐的頭等艙。做的衣裝不說，就單講帶的幾隻箱子，其中有四大隻，只怕在上海都要花兩三百塊錢一隻呢。我真慚愧，東奔西跑，也過了大半世，依然還是一個窮措大！……正說着，房門開了，韓卓然和饒爲師走進來，孫希哲笑道：你們都談完了嗎？真快，怕還沒有十分鐘的時候呢。何公威笑道：我正在議論你，我說我真佩服你，我們一樣的人，爲什麼我比你還窮，饒爲師笑道：這也有什麼希奇，不過等機會罷了！如果機會一到，只要緊緊一把捉住，把良心一偏，就成功了。有好機會，不曉得做

，也是空的。一面說，一面依舊在那張沙發椅上坐下，向着吳又和道：中國使館的幾位秘書，和重要一點子的隨員的姓名，請你開一紙給我。張公使的號是叫做張振陸嗎？是那兩個字？也請你寫給我。因為我打算請他們談談，看他們的政見是怎樣。不要把他的號寫錯了，那纔是笑話呢。順便請吃一頓飯，巴黎那一家館子好？中國飯館有好的嗎？地方陳設還過得去嗎？他們使館的人常到那幾家館子去吃？孫希哲接口道：中國館子嗎！萬花樓算是巴黎第一家中國最闊的菜館。吳又和道：萬花樓！貴得很。我看你又何必請他們吃飯咧？饒爲師拍手道：有了有了，聽說周女士家裏，地方倒還寬敞，而且與使館方面很有往來的，不如就借他家開一個茶話會罷。說着在身上摸出一個黃澄澄的雪茄煙盒子，打開對着韓卓然道：請……請……韓

卓然擺手道：我向來不吸這些東西的。饒爲師又讓吳又和，吳又和笑道：我有紙煙，雪茄略嫌太利害了。饒爲師自己取了一枝道：我知道公威你是不吸雪茄的；將煙盒放入袋內，左手執着烟，一吸一吐，登時將那瘦削帶寬邊大玳瑁眼鏡的臉龐，迷茫迷茫被烟霧籠住，若隱若現，蹺起腿在那裏搖來搖去。虞小龍道：饒先生，你能夠將國內的情形告訴一些給我們聽嗎？饒爲師道：巴黎的中國領事是那個？又和，請你也替我寫上，明天好請他一請。還有什麼人麼？哦！張止寬林崇孔現在是在巴黎，還是在倫敦？還有鄭鳴蓀，他們的地址，你都知道了嗎？這都是要緊的人，孫希哲道：林崇孔本聽說要來巴黎，不曉得怎樣到今天還沒見來。張止寬已經到了好幾天了，大約不久就要到德國去，我方纔還會着他。饒爲師笑向孫希哲道：老兄見着張

止寬嗎？他的興緻比較未出國前怎樣？他的思想不知道變了沒有？可惜我沒會着他。孫先生是在國內和他認識的？孫希哲道：今天頭一次見面，不過彼此都……虞小龍喊道：饒先生！饒先生！請你把國內的大概情形說一下子好嗎？饒爲師聽見虞小龍連喊了幾聲，只得回眸瞪了一眼，正言厲色答道：你要曉得，我如今在巴黎，怎樣能曉得中國的事？虞小龍笑道：我並不是問你今天的事，是問你臨動身的時候的情形。饒爲師道：卓然你還記得那個胡虛人嗎？他此刻已是在重慶道尹衙門當會計科長了。我過重慶，他請我吃飯，有他的姊夫吳道尹做陪。卓然，我現在要不是改變了主義，哼！不是我吹牛皮，這個時候只怕什麼道尹廳長老早就取之如同拾芥一樣。說完哈哈大笑了一陣。虞小龍笑着向韓卓然道：老韓，我現在有幾句話要問饒先生

，請你暫時不要和他講話，讓我先說幾句，可以不可以？滿屋中登時肅靜無嘩，每人的兩隻眼睛同時都注在虞小龍身上。饒爲師也移過被大眼鏡遮了半截的窄臉來，口裏的雪茄烟一口一口的噴得較前更急更濃。虞小龍摸出一枝烟，找着火柴，燃起來，慢慢向饒爲師面前的烟團噴去。噴了幾口道：饒先生！請問你臨離開四川的那個時候，榨菜賣幾個錢一斤？……饒爲師從額角紅到頸項，直跳起來，書的一聲，將棹子一拍，那支雪茄烟也直落到地板上，大喊了一聲：你……這是……什麼什麼……簡直……簡直不成話……虞小龍却靠在椅背上，狂笑不止。衆人立刻離了座，七嘴八舌，亂哄哄的弄了一陣。張延壽在床上尋着帽子戴上，又拿着虞小龍的帽子，走近小龍身旁，將帽子向他頭上一蓋道：小龍！走罷！我們去吃飯罷！拉着虞小龍

的手，不辭而別，開了房門，走下樓來。張延壽笑道：小龍，你也未免有些惡作劇，然而總算是吐了一口氣。這就是中國的共產黨的面目，這個人也就太蠢了。虞小龍回道：還有那個體骨高高大喉嚨的人，是甚麼人呢？張延壽道：我們敝省的紳士，你要知道離開家鄉跑過北京和江蘇的敝省紳士就是這樣子。兩個人一路說着，走出格侶撒克街口，來到聖米屑街，虞小龍摸出錶來看了道：現在纔六點鐘，吃飯嫌太早，不如找一家咖啡館坐一會再說。張延壽道：今天是禮拜日，老蕭飯館裏每逢星期日有燙麵餃子吃，我本來最討厭老蕭飯店裏的人太雜，平日總不大願意去，前星期又和硬拉了同去吃了一頓餃子，雖然遠不及我們成都的，然而在巴黎居然有這些東西，總不能不去吃他一吃，我已有三年沒嚐此味了。走到聖米屑街中一家小小的咖



啡館門前，虞小龍道：這就是衛生咖啡館了，我們進去喝一杯吧？張延壽抬頭向門上寫着斗大的字的招牌望了一望道：分明是比亞咖啡館，怎麼叫他做衛生咖啡館呢？虞小龍笑道：有幾個朋友，每頓飯後非喝一杯咖啡不可，簡直成了癮了。旁的咖啡館人太雜，鬧得利害，並且要一個佛郎一杯。只有此地四生丁一杯，連小費一共只半個佛郎，地方雖小却很清靜，因此替他起了一個渾名，叫做衛生咖啡館。說着用手指着高高坐在櫃台裏面的一個兩撇金黃鬍子身材寬大的人道：一班窮而好喝咖啡的人們，頌揚這位老板先生的功德，愧無以爲報，替他上了這個衛生的徽號，聊表頌揚之意……張延壽正要哈哈大笑，忽然一個人跟踪而入，一隻手在虞小龍肩膀上拍了一下，一隻手在張延壽肩膀上拍了一下，虞張二人忙掉轉頭一看，原來是馬

大吉。馬大吉哈哈笑了一陣道：吃飯的時候還坐什麼咖啡館？虞張二人齊聲道：馬先生！坐！坐！馬大吉道：不用客氣了，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們，可知道現在又收買了幾個豬仔了？張延壽道：什麼！什麼？馬大吉顛巍巍的道：別開玩笑！別開玩笑！當真不知道嗎？編譯館的事……二百五……每人每月領二百五十佛郎。我們青年要大家留意纔好。我要吃飯去了，同去嗎？虞張二人道：我們還要稍停一會子。馬大吉伸出手，抖抖顫顫的每人握了一下道：有新聞再報告給你們。將帽子掀了一下，喊了一聲再會，走了出去。櫃台裏面的老板挺着胸，噙着大烟斗，走過來叫了一聲墨歇，虞張二人也齊聲應了一聲墨歇。每人要了一杯咖啡，靜靜的對坐了一會，張延壽端着杯子道：價廉物美！價廉物美！此地可以常來。給了錢，兩人起身向老

蕭飯店而去。



### 第三章 蓬馬屑門前的小公園

張延壽和虞小龍離開衛生咖啡館，轉了兩個灣至蕭家飯店，上得樓來，却見屋角一張小棹子，棹旁坐着一個人低頭看報，一隻手攔在棹上，握一雙竹筷，筷子直直的指着樓頂板。虞小龍叫道：那不是又和？那不是又和？又和你一個人來的嗎？吳又和笑道：你們來得好，這裏有兩個空座。張虞兩個在又和對面坐下。吳又和縐着眉道：你們知道不知道？今天下午出了事了。張延壽道：是不是北京政府秘密借款的事？吳又和道：這也是一件重大的問題，我們倒要設法調查調查。我所說的，却是今天下午勤工同學到使館請願的事。虞小龍道：我也恍惚聽見，但不甚明瞭，你把大概情形簡單說一說罷。蕭小姐棒着一盤

熱騰騰的餃子送來，吳又和道：這是二十個，再來五十。我請客我請客！小龍！你要曉得，一些勤工同學，都是抱着半工半讀的志願；其實一面做工一面讀書，有些難得做到。但是，有許多覺得很好的工作，非常刻苦也可存點錢。譬如在工場做了兩三年，積下的錢也就勉強夠讀兩三年的書了……虞小龍歎道：這種精神，真令人五體投地的佩服。在工場工作大可得些實在的經驗，幾年後再去讀書，將來造出來的人材，恐怕比專門埋頭讀死書的人強得多呢。吳又和道像這樣的工作真難得，不過極少數人罷了。其餘的一天累到晚，僅僅能夠糊口。加之現在法國，他們本國的工人失業的多着呢。所以好多勤工同學都找不到位置，從前還有各省及華法教育會略為津貼，等到有了工作，再慢慢的歸還教育會。無如現在省津貼又不到，教育會

也窮了，沒法可想，只得去要公使館設法，暫爲維持。這本是暫時的辦法，幾次交涉都沒有結果。唉！許多人簡直每日一頓白水和乾麵包。這不希奇，我們也曾經過這種日子的。還有些連這種生活，差不多都不能支持的。於是乎大家約齊今天到使館請願。方纔走到離使館不遠的地方，就來了大隊警察，好像預先有人報告似的，攔住他們的去路，不許前進。大家只得退到蓬馬屑商店門口的那個小公園裏，一面舉出代表到使館請公使來說話。那位公使先生，居然單人滅從毅然而來，不過前前後後有好些挺胸凸肚，雄糾糾手執短木棒，碧眼黃鬚的警察，緊緊跟定。不到一刻鐘的工夫，不知怎樣，一言不合，公使先生於喊聲四起之中拂袖而去，幾條大漢執着短木棒左右招架，擁護着突出重圍。那位吳善奔先生也就趕來護駕，跑到面前

，預備用全身來做護衛屏障。剛剛走到跟前，說時遲那時快，方纔伸得出來的那隻吳先生的臂膊，早受了一短木棒。我是領事館的人！我是領事館的人！吳先生高聲急嚷着。那些根根倒豎着黃鬍子的大漢才恍然大悟，他不是來殺架，是來保駕的。幾十隻短木棒，舉得高高的，硬硬的，正預備像雨點般洒下來，一聽此話，也就登時無精打彩的，軟軟的，慢慢一直低垂到腰下……虞小龍道，這個時候那些根根倒豎的黃鬍子想必也就恢復原狀了；或者爲表示恭順和抱歉起見，更進一層，竟不特恢復原狀不倒豎而已，並且將兩撇黃鬍順拖到嘴角邊，像候補道似的也未可知呢……一隻餃子一半已在張延壽嘴內，那尙要進而未進的半隻突然中斷，由唇邊滾到張延壽的懷裏。這件衣服是新近費了五百佛郎做的，還穿不上一星期，張延壽儘管吃吃



的笑過不住。吳又和道；啊嚙！衣裳！衣裳……張延壽慌忙站起來，餃子落在地板上，張延壽的兩隻手不住的在衣上亂抹，一面哈哈笑道；又和已經是形容盡緻了……你！你……堂信！堂堂信……！快些拿一塊乾淨布來，給我抹衣。小龍！再加上你來……受不得！受不得！吳又和道；聽說衆人散後，蓬馬厝公園裏草地上，七零八落拋得一地的鞋子。被警察拾起，用藍子拾了回去，預備招領呢。又聽見人說；有一位女士也和着大隊去請願，在人聲鼎沸和短木棒左右飛舞，各自奔逃的時候，被擠倒在地上……虞小龍道；津貼停止了，那些女學生們怎麼辦？吳又和道；女學生麼？他們倒有辦法了。有一位法國議員的夫人，情願私人拿出錢來津貼中國女學生，每人按月二百佛郎。虞小龍道；這位議員夫人是誰？張延壽正低頭聚精會神

的賞鑑衣上的油漬，被半隻餃子弄的；第二次要的五十隻餃子，薄薄的一層淡烟稀霧似的輕輕籠罩着，一大盤，送上來了，張延壽慌忙歪着身子，偏着頭，喊道：小心點！小心點！吳又和道：儒格夫人，他是美國人，很有錢，他的哥哥做過外交總長的。堆得滿滿的一大盤餃子，如同水灌鴨背一般，不到一會兒就乾了。吳又和忙着掏出錢包，摸出一張佛郎票捲在手掌心裏，靜候算帳，虞小龍哈着一支烟，目光四射的看那些喫飯的人。張延壽拿着一根火柴在那裏剔牙齒。吳又和滿臉笑容問道：你們吃得舒服不舒服？張延壽低下頭去望了衣服一眼道：舒服什麼……？真糟……虞小龍忽地站起來，彎着腰，似鞠躬而非鞠躬，似點頭而非點頭；坐在距門很近的棹旁的一個人，叫了一聲虞先生，非常清脆，是位小姐的聲音；虞小龍也喊道：

張小姐！吳又和張延壽也齊聲喊道：張小姐！張小姐！張振英離開座走了過來，吳張虞三人一齊伸出手來，張振英輪着次序一個一個的都握了手。虞小龍將攔在棹子底下的方凳移出來說道：張小姐！請坐！請坐！吳又和手掌握着的佛郎票子，不知何時已重裝入衣袋中去了，走到老蕭面前低低說了幾句話，老蕭道：再來二十個？張振英忙轉過臉來說道：吳先生不必客氣！我已經要了，吳先生太客氣了！吳又和又摸出那張票子來遞給老蕭道：算帳連張小姐的一塊兒算。吳又和回到原處依然坐下含笑說道：你們的津貼問題怎樣？解決了麼？張振英道：前幾天我接到儒格夫人的通知到巴黎來，約定前天到他家裏，他對我們說：願意每月幫兩百佛郎，爲數雖不多，但是在學堂裏面也就勉強夠了；還再三勸我們別和男學生一道兒到使館請願，萬一

無故受了一點兒侮辱，那纔不值得多呢。我們大夥兒都不做聲，只有一位同學大聲急呼發了一大頓議論，第二個人差不多插不上嘴去，只是他一個說話，說的什麼我聽不十分懂，一則是說得太快了，二來不知道是那一省的方言，也許是湖南湖北或江西的土話吧，僅聽出幾句，大約是：在資本勢力之下連讀書都不能自由，不獨要打倒中國資本家，並且連外國的也要打倒，說着忽然間放聲大哭起來。那位儒格夫人一句中國話都不懂，弄得莫名其妙，睜着眼睛望着不知所措。那位同學還說：男子們到使館請願，我們女同學也應該去，同在患難中，又同是受壓迫者，不能置之不問。說完又颯足大哭了一陣。後來儒格夫人拿出一張紙和一管筆向着衆人道：諸位中若有願意接受我的津貼的，請在紙上簽名，以便照發。諸位遠道求學，感受着

經濟困苦，我以充分的同情來幫一點子忙。但是如要到使館請願，恐怕萬一受着了一場沒趣，請諸位體貼這個意思。如果明天不到使館去的人請來簽字，以便發津貼。於是大家備着簽了字。方纔發議論的那位也跟着簽了字。吳又和道：今天聽說有一位也和着大隊去，是誰？張振英笑道：那就知道了！恍惚聽說就是昨天那一位吧。虞小龍道：張小姐，在巴黎還有幾天耽擱？張振英道：我打算明天即回蒙達尼學堂裏去。等張振英吃完了飯，四人齊走出蕭家飯店，伸出手來互相握了一陣，各自分道而去。



## 第七章 國葬院門前之夜

虞小龍辭別衆人，獨自蹣跚回家。天上半輪缺月，在五色斑斕的雲中約隱約現，穿來穿去。地下深黃慘淡的光，映着那毫無生氣的煤氣路燈，愈呈一種陰森的綠色。一個深黑巨影橫在地上，虞小龍抬頭一望，那尊風雨無阻長年挺立在國葬院門前的盧梭銅像，直擋在前面。虞小龍立住腳，呆呆的望着盧梭銅像，默然無語。一陣幽揚而尖厲的鐵笛聲音，好像是從國葬院裏面發出來的。虞小龍循着鐵笛聲信步走去，從鐵柵外面望去，只見院門緊閉，好像條黑影縱橫錯落，睡在千古依然的，淒涼暗淡的朦朧月色之中，這就是些英雄和學者的銅像映出來的影子。笛聲停住，先生！先生！可憐我瞎子……瞎子……並且只

有一條腿……一條腿瞎子……一個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國葬院的鐵柵欄，手裏握着一管鐵笛，對虞小龍道：先生！前幾年的大戰……大戰……凡爾登之役，凡爾登……我的右腿……右腿左眼，左眼……我有一個兒子，在工場……工場，被機器……機器壓斷……兩隻手，虞小龍在褲子衣袋裏掏摸了好一會，顫着手拿出一張佛郎票子，也不暇看是五佛郎，或十佛郎的。那個人將手指在胸上，上下左右的點了四點，說了一聲多謝！上帝降福給你！虞小龍抖顫着，似乎覺得是冷，回轉身別了那個殘廢的人，別了那個自然學者蘆梭的銅像。一步一步的，順着森森沉沉的國葬院鐵柵欄走去。蕭蕭一陣風聲，吹得亨利中學牆裏面的樹蕭蕭瑟瑟的響，一片一片的乾葉飄蕩蕩，半飛半舞往牆外路上直落下來，和路上已經堆積的枯枝碎葉影在一



道兒颯颯的在地上亂滾。虞小龍的脚步聲音，似乎比平日覺得更響些。不到十丈遠，迎面來了一個東西，週身黑色，筆直的像一根木柱，漸漸來得近了。虞小龍似乎覺得身上冷，向右偏了幾步靠着牆跟走。那個黑木柱也向右偏了幾步，靠着牆跟走。月色依稀中一個婦人，石膏像一般的面色，一身穿的盡是黑，頭上披着黑紗，拖在背後零零亂亂隨着風舞，雙手垂在腰際動也不動。虞小龍連忙向左首偏了幾步。那個婦人也連忙向左首偏了幾步。虞小龍急急大跨步斜走至街心，一直向前趕過那婦人的前面，方慢慢走着。回轉頭一看，那個婦人却掉轉身軀，緊緊在虞小龍背後跟着走來。虞小龍拔步飛跑，似乎聽見後面的脚步也在那裏飛跑。虞小龍轉了兩個彎，奔到自己家門口站住，再回頭一看，相距約一百丈之路，那個黑婦人伸張兩臂

像要撲過來的樣子，發出一種聲音，猶如空山怪鳥夜囓一般，格格……格格……張開嘴在那裏獠笑，鮮紅的嘴唇，石膏一般的的面孔。一條一條的縐紋從眉稍一直到嘴邊，門上懸着慘白的電燈反射着更爲看的清楚。虞小龍全身撲在門上，門開了，一溜烟似的走進門，使勁將門關上，忙忙走上三層樓，摸出鑰匙開了門，走過廚房門首，只聽見一陣斷續呼呼之聲，卻是房東的鼾聲。虞小龍進得房來。喘息了一回，坐在棹旁支着頭看了許久的書。一陣輕鬆和諧的脚步聲，有人在門上彈了幾下。虞小龍說了一聲是誰？進來！房門慢慢開了，同居的瑪麗小姐穿着雪白的半臂，栗色頭髮散開披在肩上，赤脚踏一雙白色拖鞋，一隻朱紅色的手鐲高高的勒在臂膊上。進得門來，反着手將門帶關，背賠門站着，一隻手還握着門鈕，望了虞小龍一眼

，將頭低下去道：墨歇虞，請問你現在幾點鐘了？虞小龍拿出錶來看了道：十點過一刻了。瑪麗將頭微抬起來望着虞小龍，似笑非笑的，頰上現出微微的兩個淡緋淺潤的渦痕。寂然相對。半嚮，虞小龍道：小姐明天早上有功課嗎？……瑪麗將頭輕輕點了兩點。寂然相對，半嚮，虞小龍道：我這裏有今天晚報，小姐要看嗎？瑪麗低聲道：多謝，我已看過了。墨歇虞真用功，晚上還……虞小龍道：不，不……又是寂然相對，半晌，瑪麗道：你倦了嗎？你倦了嗎？虞小龍道：還不十分……瑪麗道：祝你睡得好，再會。背着手將門推開倒退了走出去，望着虞小龍斜着眼嫣然一笑，將門關上回房去了。虞小龍依舊在燈下觀書，看得幾行，忽然將書本推開，另在書堆中抽出一本來；看不到幾行又重復合上，放在原處；又換了一本看了一會，

又推開了站起身尋了一張報紙靠在沙發上看；看了幾眼，使勁往地下一擲，起身將烟捲吸着。在房間走了幾個圈子，把窗推開。臨院子的人家黑沉沉的都睡盡了。只有斜對面住的一對工人老夫婦的房子尚有燈光，開着窗子。瞥見那個房主人，禿頭露出光滑滑紫檀色的頭皮，滿嘴虬鬚纏繞，捲袖露肘坐在那裏。棹上幾個酒瓶，一大塊麵包，正在狂飲狂嚼。他的夫人坐在一旁，身上堆着一堆衣裳，一個籃子裏面好像是些零碎布片，也擱在棹上，一張牙齒脫落的嘴，時張時合，尖長的下頷不住的點動，似乎是在那裏絮絮不絕。天上半輪缺月還在五色斑斕的雲裏穿來穿去。虞小龍仰頭出了一會神，微微歎了一聲，關上窗戶，滅燈上床，直到天色微明，方始合眼成眠。一陣槌門聲，一陣湖南口音在門外嚷道：快十點了，還不起來……季后山

推門直入，手中執着報紙嚷道：你看！你看！北京政府又要借款了……快十點了，還不下床，你這個懶婆娘……虞小龍翻身扒了起來道：昨晚一直沒有睡，睡不着。季后山圓睜雙眼注視虞小龍的面孔道：怎麼睡不着？沒有睡嗎？……虞小龍笑道：昨天晚上我回家來，在國葬院後面遇見一個穿黑衣的婦人，像僵屍一般，在後面緊追，把我嚇死了。回家後心上還只亂跳，所以一夜不會好睡。季后山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那是一個瘋子，我也遇見過一次，和你所說的情形相似，嚇得我亡命的跑回來，告訴房東老太太。房東說是一個瘋子，因為他的丈夫和兒子打仗死了纔瘋的。住在他兄弟家裏，就在這條街。他們把他關在屋裏不許出來，但是一不留意就被他偷跑了。聽說現在他們商議預備送到瘋人院裏去呢。將報紙遞給虞小龍道：你看見嗎？

又要借款了。我打算到又和那裏去看有什麼辦法，反對一下子。晚飯前你能到又和那裏嗎？虞小龍答應了，季后山匆匆告別走了。虞小龍收拾完畢，出得門來，正走到聖米屑街，迎面遇見馬大吉，不免顛巍巍的握了手。虞小龍道：馬先生，你打聽得又收了幾個豬仔嗎？馬大吉臉一紅，額上的青筋也似乎在那裏跳躍。虞小龍也不再問，只往前走，走了幾步，馬大吉忽道：你的消息真快……真快……別開玩笑，別開玩笑！虞小龍道：我打算去吃飯，你呢？馬大吉道：我也要去吃飯，我們同到萬花樓罷，虞小龍道我想去吃三佛郎七十一頓的洋飯，萬花樓太貴了。馬大吉道：我做東。虞小龍道：那又何必呢。馬大吉道：不是請客，隨意譚一譚，去罷！去罷！兩個走進萬花樓坐定，要了菜和一瓶酒。馬大吉開口道：我有一件事委決不下，和

你說說，看有好法子可以對付麼？說時扭轉頭四週端詳細望一過，像銅絲做的頸項般。轉過頭來低聲道：比國新公使快動身來了，他他……他有一個一等加急的電報來……給我，請我委曲一下子，非替他幫忙不可，一等秘書！一等秘書！你說去好？不去好？虞小龍答道：恭喜恭喜……馬大吉正色道：我現在怎麼能到他那裏去，我是有主……主了。虞小龍驚道：有主？你幾時吃了教？進了天主教麼？馬大吉抖顫着道：別開玩笑！別開玩笑！你當真不知道嗎？我……已是……先生的了。但是又不好意思辭脫他，你有什麼好法子替我想一個，當真的，別開玩笑！別開玩笑！虞小龍只願喫飯，一言不發。馬大吉扭着頸四週轉了一轉道：有倒有一個法子，只不知用得用不得？老虞，我想比國的新公使到任，一定在馬賽下船經過巴黎的。

等他到巴黎，我立刻請他喫飯，就請在此地萬花樓，你說好不好？但是不請他人做陪，單請林崇孔等兩個人，連我主人自己一共四個，那時林崇孔想來也許在巴黎的。我也不向駐比公使提起跟他去不去的話，只須在席上對他非常之冷淡，而和林崇孔等兩個格外親親熱熱些，那位公使一定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一定不知我是計，以爲我是林崇孔他們的人了。不待我十分苦辭，他也就不堅強強迫我了。其實我並不是林崇孔他們的人，你要曉得我是……的人。不過只須花費幾百佛郎，完了一樁大事，你說好不好？虞小龍笑道：「花費幾百佛郎！何必多此一舉呢。依我說只須一句話，包管他不再強迫你！也不必請他喫什麼飯。馬大吉道：「何妨說一說，我也可省幾文。虞小龍道：「等他到巴黎時你就去見他，或者他先來拜會你也未可知……馬



大吉道：這也是意中事，他仰望我非常之殷勤懇切，哦！哦！他許會……或者竟一定會先來拜我，怎樣？怎樣？虞小龍笑道：你只須對他唸兩句古詩：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他一定明白了，不再來強迫你了，幾百佛郎也省了；只是苦了林崇孔兩個，到口的便宜飯，眼睜睜的跑掉了。馬大吉抖道：別開玩笑！別開玩笑！虞小龍正要答話，却見小王帶着一位亭亭玉立衣飾樸素的妙年女郎走進來，余可人笑容可掬的在後面跟着。虞小龍馬大吉一齊笑着打招呼。虞小龍和馬大吉寒暄多時，將飯用畢。虞小龍要給錢，馬大吉也爭着給，鬧了些時，還是馬大吉給了。兩人起身到小王的棹旁站着說話，余可人忙叫堂倌添上兩張椅子，請虞馬兩人坐下。馬大吉拍着小王的肩頭笑道：小王，你的豔福真不淺呵！說時兩眼直射着那位女郎

，接着道：我真佩服你，怎樣吊到的，也替我吊一個。他叫什麼名子？小王答道：他叫瑪麗雨絲。那位瑪麗雨絲姑娘忙問小王道：他說我什麼？他說我什麼？我不懂中國話。小王低低笑道：親愛的，他說你比若瑟芬好看得多。瑪麗雨絲多嬌多媚似嗔似喜的道：真的嗎？真的嗎？小王道：自然真的，大家都這樣講。虞小龍道：若瑟芬到那裏去了？衆人默然不答。瑪麗雨絲向小王道：若瑟芬，你還理他嗎？你還理他嗎？眼中露出一種不可言喻的光直射着小王臉上，等他回話。小王却不作聲，只將嘴唇湊過去吻了一下。瑪麗雨絲初嚐中國菜不會使筷子，小王教了許久，落了一棹子的菜，慢慢將飯吃完。各人要了一杯飯後酒，飯完，大家起身出了萬花樓。余可人約衆人到他家裏去喝茶，馬大吉一人告辭走了。虞小龍跟着余可人家裏去，

在聖米屑街只轉一個彎就到了。上得三層樓來，余可人將房門開開讓衆人進去。房間雖極小，却收拾得十分乾淨，棹上陳列的筆墨書籍等項，行列齊整，絲毫不亂，猶如商店裏玻璃窗中所陳列者一般。牆上懸着一幅石印中國仕女圖，畫着一個：窄袖，短衣齊腰，大褲腳，垂辮子的女郎；大約是鄭曼陀畫的。一幅對聯分列在畫的兩旁，用圖釘釘住，上聯是：一生只爲多情誤，下聯是：四海漂零直到今；下面寫的是：袁雲濤書，時同客巴黎。余可人道：你看寫得好嗎？這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的顧問袁雲濤寫的。喝過了茶，虞小龍興辭而出。等到黃昏時候，要赴季后山之約，到吳又和家裏去。經過盧森堡公園，一大塊鷄血般太陽挂在樹梢，映着碧綠的草地，彷彿沉沉的籠着一層紫霧。幾個白髮蒼顏的老頭子拿着麵包扯碎向草地拋去

，一羣一羣的麻雀和班鳩，低飛矮走爭來搶食。有幾個麻雀竟在老頭子手邊飛繞，搶奪手中拿着的麵包。虞小龍站住腳正在看得得意忘形，一個人走過來對他脫帽行禮。虞小龍定睛一看，一個方頭大耳白面烏鬚，身材魁梧一表堂堂的人，却素來不曾見過的，忙也將帽子脫了。那個人笑容滿面的道：足下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虞小龍答道：吾乃中華人也。那個人說着極好的北京話，問了些貴姓？貴處那裏？尊駕何時到此？虞小龍一一回答，並且一一回敬了一番。那個人自稱自光緒年間某大帥派來的一員官費生，一向在外省鄉間居住，不常到巴黎來，他所住的是窮鄉僻壤，從無外國人的足跡，中國人更不用說了。這次因爲官費久欠不寄，特地上巴黎來打聽消息的。又問虞小龍道：貴省現在的巡撫是那個？虞小龍睜開眼睛望着語

不答。那個人道：兩湖自從張香帥大拜以後是瑞莘帥繼任，聽說瑞莘帥壞了事，現在又是何人？虞小龍目光直射的注視着，半嚮方道：現在是民國了，自從武昌革命後清朝就亡了。那個人忙道：我也聽說，不管他換朝代不換朝代，革命不革命，官員總是有，小小的差使自然是常常更換名目或裁併，至於一二品大員總是有。虞小龍只不作聲。那個人指着樹蔭下椅上，一個織絨繩的婦人道：足下請看，那婦人手中不是在那裏織東西嗎？男耕女織中外都是一理，這種風俗還是東方傳來的呢？還是東方學了西方的呢？還是不約而同呢？不知道那些大社會學家和考古家研究過沒有？虞小龍聽見衆議院鐘樓的鐘噹噹響了六下，匆忙和那個人握手告別，逕往格侶撒克街來，到了吳又和家，上樓照例敲了門進房去。只見前次在素弗來咖啡館，

和余可人胡樂園認識的那個瘦削擦粉的老梁坐在那裏，吳又和拿着一張新畫的炭畫給他看。一見虞小龍進來，齊站起身。吳又和道：這位是墨歇梁，美術家……老梁道：會過的，會過的。虞小龍笑道：又和真是多才多藝，怎樣也畫起畫來了。吳又和道：季后山約你來的嗎！他今天不來了，他要我轉告你。虞小龍道：你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看見他？吳又和道：饒爲師請喝茶遇見的。虞小龍問道：請的人多嗎？有人演說沒有？吳又和道：大約十來個人，茶過三巡，饒爲師起來演說，演說辭大約是：現在我們中國好像是一座破屋，在風雨飄搖之中，非常之危險，如果要免除危險，非將這座破屋修理不可。至於怎樣一個修理法呢？所以兄弟這次特地出洋就是專爲研究如何去修理的法子，將來回國即便動手。諸君如肯賜教於兄弟，誠乃中

國之大幸也。虞小龍說道：有沒有人賜教？吳又和道：我和季后山先走了，後來是否有人演說那就不得而知了。虞小龍道：借款的事后山和你談了沒有？打算怎樣辦？據我看來這件事真假尚不可知，但是我們如今不必問他確不確，總得有所舉動。即使是確有其事也是祕密進行，他們使館如何肯明白承認。等到我們知道是真確了，恐怕那個時候反對也嫌遲了，要幹就得快幹。你以爲如何？吳又和道：我和延壽后山也是這樣說，打算召集華僑開個大會，但是散居各地的人短時期恐怕來不及。只好先召集開個代表會議。各團體及各地的華僑各舉代表，定期到巴黎來商議如何反對之法。小龍，我有許久不見袁雲濤這個人了，你知道他的住處嗎？這件事倒用得着他。虞小龍道：袁雲濤麼？他時而倫敦，時而巴黎，我也許久沒遇見，現在可

不知道在那裏。老梁道：在巴黎，在巴黎！聽說前幾天被幾個強盜圍住，受了傷，此刻恐怕在醫院裏面呢。有人說他的鼻子被強盜咬掉了，有人說他把強盜的鼻子咬掉了，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也不清楚。又不知道他住的地方，不然去看看他也好。吳又和驚道：當真的嗎？在什麼地方遇見強盜？強盜到他家裏去嗎？這是斷不會有的。老梁道：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恍惚聽說是在街上，並且是夜裏。虞小龍道：這就說不定了，大約總在蒙馬特或是蒙巴拉斯一帶的地方，那些地方是流氓聚集之所，壞人多得很，何況是深夜呢，尤其是醉鬼常常喜歡鬧事。據我看來，袁雲濤遇見的大約總是流氓和醉鬼一類的東西，至於說是強盜，或尙不……老梁起身告辭；虞小龍也拿了帽子道：我也要走了，喫飯去。吳又和送到樓門口和老梁握手，老梁



死下去了。吳又和向虞小龍道：你曉得這個人嗎？虞小龍笑道：他是狗會長，你幾時認識他的。吳又和道：昨天在朋友家遇見的，今天他來訪我，我却不知道什麼會長不會長。狗會？狗也有會？虞小龍道：天狗會。吳又和道：天狗會？什麼會？我只知道國內有個天馬會，却不會曉得有天狗會。是誰人造作的？快告訴我！快告訴我！虞小龍笑道：非你請客不可。吳又和哈哈大笑道：又敲竹槓了，這個容易，一定請你喫臊子麵，好嗎？虞小龍搖着頭道：臊子麵……非菽麻鷄片不行。吳又和搔着頭想了一會將脚使勁一頓道：好！好！就是菽麻鷄。鷄！好貫的東西。好了，快說，快說罷。虞小龍道今天懶得說，下次再告訴你。買了鷄快點通知我。說着頭也不回一直下樓去了。虞小龍離了吳又和家裏，走到盧森堡公園外，沿着錢柵走去，

聽見裏面管園巡丁遠遠地嚷着：關門了！關門了！一聲高一聲低遞相呼應。及至走到柵門口，有兩個魁梧巡丁站在門口，只許人出來不許進去。裏面的人成羣結隊的魚貫而出。關門了！關門了！後面的巡丁儘管叫着。人叢中有一人頭纏白布，雖然戴着帽子，額上露出一圈白的。走到近面一看正是袁雲濤。虞小龍失聲叫了一聲哦！袁雲濤也看見了虞小龍，忙過來握了手。虞小龍道：巧極了！巧極了！我們方纔還在說許久不見見你了，聽人說你……虞小龍一面說話，一面兩隻眼睛釘視着袁雲濤的鼻子。袁雲濤道：我生病，病了幾天，昨天纔出醫院。虞小龍道：全好了嗎？什麼病？微仰着頭望着袁雲濤帽子下面的白布。袁雲濤四週看了一看道：沒有事嗎？到咖啡店裏坐一坐吧。兩人走不多遠，進了盧森堡公園對面的一家咖啡店，名叫

盧森堡咖啡。找了一個僻靜的窗角下坐定。袁雲濤將帽子脫下，指着頭上纏的白布歎道：運氣壞透了！真乃福無雙至禍不單臨，這一晌窮得不可開交，前幾天到使館去，無非想贏他幾個錢來用用，起先手氣倒還不差，他們看見我贏了硬不放我走，尤其是那位金先生，你們叫他做金鴨子的，死不肯丟手，我沒法子，只好一直打到夜晚過了十二點鐘，將本錢都送完了方始罷手。晚上電車地道車通沒了，一個人走回家去，走到蒙巴拉斯車站附近，口渴極了，因為多喝了兩杯酒，想找個地方喝一杯咖啡，咖啡館多半都關了門了，只見一家小店還開着，我走了進去，要了一杯咖啡，站在櫃台邊正在慢慢喝着，有一羣工人和流氓似的人也在那裏喝酒，鬧着，唱着，我喝我的咖啡也不理會他們。豈知有一個流氓，嬉皮笑臉倚着幾分醉意，故意

尋我鬧事。我也沒理他，他却口口聲聲中國人！中國人！亂喊着，那一大夥人跟着滿嘴狂喊。我忍不住回說了幾句，他們竟將我包圍了，其勢洶洶，幸虧店主人出來排解，方得脫身出來，走不多遠有三四個流氓跟在後面，走到一條清靜小街，一擁上前將我掀翻在地，衣服也被拉破了，荷包裏的錢，和一只金釧都被他們搶去。我正要喊叫，却被他們將喉管按住，出不得聲，我急了順嘴只一下，正咬着那個人的鼻子。手鬆了，我方能大喊救命，他們這才四散奔逃；巡警聞聲趕至，將我送到醫院，頭上受了一些傷，幸而不甚要緊，兩天就出了醫院。聽說那個出事的咖啡店，也被巡警封閉了。虞小龍說了一陣安慰的話，付了茶錢預備告辭，道：我要走了，你呢？袁雲濤注視着斜對面幾個粉臉紅嘴的野鷄，忽然很驚訝的聲音道：你看誰進

來了？虞小龍舉目一望，見一個嫋嫋婷婷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位姑娘走了進來，不覺問道：這可不是小王從前的相好若瑟芬？袁雲濤道：是的，若瑟芬墮落了，自從和小王分離以後，無事可做，一向享福慣了的，何能再像從前一樣的去做工，只得做這馬路生涯了。虞小龍深深歎了一聲，起身走了。袁雲濤道：再見！再見！我還要休息一會子呢。虞小龍走出咖啡館，順着窗子隔簾向裏張望了一下，却見袁雲濤的座位上又添了一個人，粉紅半臂映着雪白的膀子，背向外邊，辨不清是誰。虞小龍呆站了一會，低頭獨自蹣跚歸去了。

# 本店出版新書

可敬愛的克來登 (劇本)	海市蜃樓 (劇本)	聖徒 (小說)	密柑 (小說)	留西外史 (小說)	瑪麗瑪麗 (小說)	少年哥德之創造 (小說)	花之寺 (小說)	小兩點 (小說)	夢與希望 (詩集)	死水 (詩集)	翡冷翠的一夜 (詩集)
余上沅譯	陸小曼譯	胡也頻著	沈從文著	陳春隨著	徐志摩譯 沈性仁譯	四溟譯	凌叔華著	陳衡哲著	陳衡哲著	聞一多著	徐志摩著
在校印中	在校印中	實價四角半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六角	在校印中	在校印中	在校印中	在校印中	在校印中	甲種六角半 乙種五角半
馬克斯唯物史觀批評	人文生物學論叢	中國哲學小史	左傳真偽考	小青之分析	國語文學史	英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學	國劇運動	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藝批評)	雕蟲 (小品)	寸草心 (文集)	巴黎的鱗爪 (文集)
張君勳著	潘光旦著	胡適著	陸侃如譯	潘光旦著	胡適著	韓湘政著	余上沅編	梁實秋著	秋那著	學昭士著	徐志摩著
在校印中	不日出版	在校印中	不日出版	日內出版	不日出版	在校印中	日內出版	實價五角半	不日出版	實價六角半	實價六角